皇清經解續編

仁12
698
306

閱 12
卷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六十六　南菁書院

羣經平議五　德清俞樾蔭甫著

尚書三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　牧誓

傳曰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正義曰繼牧言野明是牧地而鄭元云郊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于牧野而誓豈王行已至于郊乃復倒退適野誓訖而更進兵乎何不然之甚也樾謹按此當以郊牧野三字連文爾雅釋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此正釋尚書郊牧野三字之義合言之曰郊牧野詩大明篇牧野洋洋是也又從省則但曰牧國語周語曰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

商牧是也此篇以牧誓名篇是武王作誓實在郊外之牧而史臣併舉郊野者是時諸侯會者八百車徒眾多其所屯聚必非一處前軍及郊後軍至野中軍在牧亦情事所應爾也鄭注稱郊外曰野是鄭君所見爾雅與今本異然據尚書以治爾雅則固以今本爲長矣又爾雅此篇之後總題曰野蓋野者對邑而言邑外郊郊外牧牧外野野外林林外坰雖分五名然郊牧林坰實皆野也故亦有稱牧之野者詩閟宮篇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禮大傳篇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牧稱牧之野猶坰稱坰之野駉篇曰駉駉牡馬在坰之野是也坰之野卽林外之坰牧之野卽郊外之牧若以牧爲地名豈坰亦魯之地名乎

惟家之索

傳曰索盡也

樾謹按惟家之盡于義未安枚說非也周官方相氏以索室歐疫卽此索字之義牝雞晨鳴必有妖孽當索室以歐除之故曰惟家之索武王以諸侯伐紂爲天下除暴亂亦猶索室歐疫也故以爲喻耳

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樾謹按隸釋載石經作厥遺任父母弟不迪段氏玉裁謂未知今文家說如何其實乃誤字也漢人隸書壬壬二字往往無別武梁石室畫象秦王作秦壬又魯峻碑陰壬端壬輔並卽王字可證也文七年左傳宋公王臣卒釋文曰本或作壬

臣葢亦隸體混淆之故此經王字漢人書作壬字因又加人旁作任耳韓非子外儲說左篇王登爲中牟令呂氏春秋知度篇作任登卽其例也蔡邕等正定六經文字而此等字未能正定固其小疏或因經師舊讀學者其曉字雖作任讀仍爲王相習已久無庸改易其舊耳懼好古之士不加詳審或滋異說故具論之不迪之迪當讀爲由漢書楊雄傳注曰迪由也是迪與由聲近義通由者用也故周本紀卽作不用葢史公讀迪爲由而以詁訓字易之也枚傳曰不接之以道迂矣

弗迓克奔以役西土

傳曰商衆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如此則所以役我西土之義

義

樾謹按經但言奔不言降經但言迓不言擊經但言役西土不言役西土之義傳義非也史記周本紀弗迓作不禦集解引鄭注曰禦彊禦謂彊暴也克殺也不得暴虐殺紂師之奔走者以爲周之役也其說亦甚迂曲葢說此經者皆先有成見以爲聖人仁義之師宜乎其言藹如然後相稱不知上文明言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下文又言勖哉夫于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則此文必是勉以殺敵致果方合作誓之本旨不當如先儒所云也迓字宜從史記作禦廣雅釋詁禦止也字亦通作御釋名釋樂器曰御止也弗禦者弗止也軍旅有進無退故勉以弗止也克奔以役西土六字

爲句奔讀如奮詩行葦篇毛傳奔軍之將釋文曰奔音奮是奔得讀如奮也克奔以役西土者克奮發以從我西土之役也此篇本爲友邦冢君及從征庸蜀諸國而作故有以役西土之語自尚桓桓以下至克奔以役西土文義本一氣連屬欲其尚克如此也學者失其義因失其讀矣

惟天陰隲下民 洪範

傳曰隲定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正義曰傳以隲卽質也質訓爲成成亦定義故爲定也

樾謹按宋世家作維天陰定下民疑史公讀隲爲敕皐陶謨篇敕天之命枚傳曰敕正也夏本紀作陟天之命陟之爲敕猶敕之爲陟也敕訓正正與定古字通故史公作定而枚傳從之正義謂隲卽質也非是

建用皇極

傳曰皇大極中也

樾謹按以皇極爲大中固古義也然下文言皇建其有極惟皇作極一以大中訓之實有不可通者蔡傳曰皇君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其說殊勝下文曰皇極之敷言又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蓋以皇極庶民極相對爲文說本馬注見史記集解然則皇之爲君無疑矣極爲準則蓋亦古有此義詩殷武篇商邑翼翼四方之極猶言四方之準則也後漢書樊準傳引作四方是則李賢注曰韓詩之文蓋極有準則之義故毛詩作極韓詩作則也昭十三年左傳貢獻

無極猶言貢獻無有準則也上文曰貢之無藝服注曰藝極也杜注曰藝法制藝與極同義藝爲法制則極亦法制矣周禮序官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民極者民之準則也猶云以爲黔首則也國語越語無過天極天極者天之準則也猶云順帝之則也凡斯之類皆可證成其義

金曰從革

傳曰金可以改更正義曰金可以從人改更

樾謹按枚傳不說從字之義史記集解引馬融曰金之性從人而更正義卽本馬注然其說殊未安木之曲直亦是從人何獨於金言之乎從革猶言因革也漢書外戚傳注曰從因也由也蓋從與由義同詩南山篇衡從其畝釋文曰從韓詩作由是也由之義爲因故從之義亦爲因金之性可因可革是爲從革猶木之性可曲可直是爲曲直也

四曰司空

傳曰主空土以居民

樾謹按史記集解引馬融之說亦與枚同白虎通封公侯篇曰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尙主之何況於實此說殊爲迂曲疑司空之空當讀爲工以空爲工猶以功爲工以紅爲工也周官肆師職凡師不功鄭注曰古者工與功同字漢書哀帝紀害女紅之物如淳曰紅亦工也是工字可從力作功從糸作紅則亦可從穴作空矣蓋古人作字有省偏旁者如以臼爲賢之類亦有加偏旁者如以割爲害之類試以尙書

言之大誥篇殷小腆王肅曰腆主也則腆卽典字也呂刑篇明明棐常墨子作明明不常則棐卽非字也然則空卽工字復何疑乎冬官主百工之事故謂之司工其職雖亡而小宰職曰冬官掌邦事不曰冬官掌邦土則司空之爲司工明矣工與功通功者事也惟其司工故掌邦事也冬官亡而以考工記補之未爲無見王制曰司空執度度地居民此乃匠人之事固亦冬官所屬且其下又曰興事任力則仍是掌邦事非掌邦土也後人不知空爲工之假字因有主空土之說而僞古文遂曰司空掌邦土矣

而康而色

傳曰女當安女顏色以謙下人

樾謹按下而字訓女上而字不訓女乃語詞也此句承上文皇則受之而言皇則受之而康而色言不但受之而又當和女之顏色以受之也康之義爲安故亦爲和史記樂書正義曰康和也枚傳因皇則受之與上文女則念之相對念之下更無他文則受之下亦不得箸此四字乃以此四字屬下爲義其所見殊泥矣

是彝是訓

傳曰不失其常則人皆是順至此句作是夷是訓不作順樾謹按枚傳以順字解訓字蓋本之史記不知下文于帝其訓是訓是行兩訓字史記作順也集解引馬注曰是大中之道而常行之用是教訓天下是

馬本於此句亦不作順也惟馬以彝爲常不如史公以彝爲夷夷陳也是夷是訓者是陳列之是訓教之也此以君言也下文曰是順是行者是順從之是奉行之也此以民言也君宜順天故曰于帝其順民宜從君故曰以近天子之光下兩訓字讀爲順此一訓字讀如本字史公分別最明枚混而一之誤矣

一曰正直

傳曰能正人之曲直

樾謹按經言正直不言正曲直傳義非也正直與剛克柔克並爲三德義當一律正直者以正道相切直也剛克柔克者以剛柔相克治也爾雅釋訓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也郭注曰以喻朋友切磋相正此直字之義也故其下曰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言平康者以正道相切直而已彊弗友者沈潛者宜以剛克之變友者高明者宜以柔克之也如傳義則不可通矣

曰克

傳曰兆相交錯

樾謹按兆相交錯何以謂之克正義引鄭注曰克者如雨氣色相侵入史記集解引鄭注曰克者如祲氣之色相犯也兩文不同而皆從侵克取義然則何不竟訓之祲與雨霽圍雰一律乎今按說文克部克肩也象屋下刻木之形重文桌曰古文夫克既訓肩何以又取象刻木於義不可解疑古文作

桌者乃尚書洪範曰克之本字壁中古文也其上從占以其爲占之用也其下作朩象其形也雨霽圜雰有可取象而桌則無可取象故特製此字猶卦有八皆叚他字以命之而特製坤艱二字聲有五皆叚他字以命之而特製雰一字也桌字之義或解爲侵克或解爲交錯皆各就其下之朩爲說刻木一義亦必尚書家舊說也因桌字讀如克後人遂卽以克字爲之亦猶艱止作異雰止作羽也許氏因以桌爲克之古文不特尚書曰克之義不可知竝克篆說解而亦失之矣說文卜部斛易卦之上體也從卜每聲商書曰貞曰斛然則曰克之克壁中古文作桌亦猶曰悔之悔壁中古文作斛從占與從卜同也許氏惜未表而出之耳

四曰攸好德

傳曰所好者德福之道正義曰鄭云民皆好有德也王肅云言人君所好者道德爲福洪範以人君爲主上之所爲下必從之人君好德故民亦好德事相通也

樾謹按鄭王及枚氏之說皆讀好爲好尙之好漢書五行志曰貌之不恭其極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此今文家說以好德與惡對則好字讀如美好之好其說似較古文爲長葢以好人之德爲福不如自有美好之德更爲福也古字攸與修通史記秦始皇紀德惠修長索隱曰王劭按張徽所錄會稽南山秦始皇碑文修作攸是其證也攸好德卽修好德人能修飾其美德如孟子所謂飽乎仁義不願人之膏粱令聞廣

譽施於身不願人之文繡是亦福也張表碑曰令德攸令攸亦修之良字令德卽好德也疑今文家固以攸爲修矣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金滕

傳曰大子之責謂疾不可救於天正義曰責謂負人物也大子之責於天言負天一大子

樾謹按傳義不了正義說更迂曲矣又引鄭注曰丕讀爲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女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此說視枚爲長而以上下文勢求之則亦未安今按是通作實故秦誓篇是能容之禮記大學篇作實能容之也若爾三王實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三句一氣連屬丕字史記作負負子者諸侯疾病之名

禮記曲禮篇正義引白虎通曰天子病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是負子之義本爲不子故此經作丕子丕與不古通用也桓十六年公羊傳何休解詁又曰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古文以聲爲主無定字耳凡人有病則須子孫扶持之周公事死如生故仍以人事言謂爾三王在天若有疾病扶持之事必須子孫任其責則請以旦代某也下文曰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可知此文所言是事鬼神之事矣三王生前皆未爲天子故仍從諸侯之稱也自來說者未達此義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解丕子二字與愚合然孔氏以丕子屬武王言謂告神謙故從諸侯病辭則非也武王有疾可云丕子不

可云有丕子之責于天且與上文若爾三王文義不貫而與下文能事鬼神之意亦不屬矣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

傳曰我周公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正義曰考是父也故仁能順父既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已可以代武王之意

樾謹按如傳義則是改經文爲予仁能若考矣且既告三王亦不應專稱考傳義非也史記魯世家作旦巧能多材多藝王氏念孫曰考巧古字通若而語之轉予仁若考者予仁而巧也故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其說見經義述聞今按王說是矣然未盡也仁當讀爲佞說文女部佞巧謵高材也大徐本作從女仁聲段氏玉裁曰晉語佞之見佞果喪其田古音佞與田韻則仁聲是也佞從仁聲故得段仁爲之予仁若考者予佞而巧也佞與巧義相近仁與巧則不類矣史記周本紀爲人佞巧亦以佞巧連文是其證也古人謂才爲佞故自謙曰不佞佞而巧故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也至多材多藝上以文義論之似不必有能字江氏聲集注以仁若二字爲衍文讀巧能二字爲句孫氏星衍注疏讀仁若巧能四字爲句義均未安古能而二字通用履六三眇能視跛能履李氏集解本能皆作而虞注曰眇而視跛而履鹽鐵論忠篇能勿悔乎愛之而勿勞乎崔駰大理箴或有忠能被害或有孝而見殘皆能而通用之證予仁若考能多材

多藝者若而也能亦而也猶曰予佹而巧而多材多藝也此能字與能事鬼神之能不同故下文曰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多材多藝上不更著能字可知兩能字不同也

敷佑四方

傳曰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其失亦與枚同敷之樾謹按枚訓敷爲布而增出德教字以成其義非經旨也史記集解引馬注曰布其道以佑助四方其失亦與枚同敷之言徧也詩賚篇曰敷時繹思鄭箋曰敷徧也字通作普亦通作溥詩般篇曰敷天之下北山篇曰溥天之下孟子萬章篇曰溥天之下是敷溥普文異義同佑乃俗字當作右而讀爲有儀禮有司徹篇右几鄭注曰古文右作侑右侑通用故右有亦得通用宣十五年公羊傳曰潞子離於狄而未能合於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不卽不右言狄人不助也彼假有爲右此假右爲有聲同者義亦同古書多假借以聲爲主不泥其形也敷佑四方者普有四方也言武王受命于帝廷普有四方爲天下主也

乃幷是吉

樾謹按三卜皆吉一言可蔽既曰一習吉又曰乃幷是吉何也幷當作併並也說文从部幷相從也人部併並也二字義亦可通乃併是吉言王與周公並吉也上文曰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史記集解引馬注曰待爾命武王當愈我當死

也葢周公本意請以身代三龜皆吉則武王當愈不待言矣
武王愈周公宜死及啟籥見書更詳審之乃知王與周公竝
吉也不然則下文以旦代某之言更無歸宿一似聖人苟爲
美詞以冀動聽自言而自食之斯不然矣下文公曰體王其
罔害此決武王之不死也又曰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
是圖此知己亦不死也惟永終是圖當卽書中之詞其後武
王旣喪周公相成王成文武之德所謂永終是圖者至此乃
驗大王王季文王實假卜以命周公而公知之也故曰予小
子新命于三王而其後告二公之言亦曰我之弗辟我無以
告我先王正以受命先王故也史記魯世家載周公告大公
望召公奭曰大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

後成此卽周公受命三王永終是圖之意也乃幷是吉史記
作乃見書遇吉論衡卜筮篇曰周武王不豫周公卜三龜公
曰乃逢是吉葢今文尚書幷作逢故史公以爲遇吉不知逢
卽併也逢聲之轉與旁相近史記龜策傳曰桀有諛臣名曰
趙梁教爲無道勸爲貪狠繫湯夏臺殺關龍逢逢與梁狠爲
韻後世因誤有從夆從夆之別廣韻三鍾收逢字四江收逢
字其實則一聲之轉也是故併之爲逢猶竝之爲傍也列子
黃帝篇竝流而承之釋文曰竝音傍史記秦始皇紀竝河而
東集解引服虔漢書注曰竝音傍竝之爲傍併之爲逢皆聲
之轉文異而義實不異也史公易以遇字失之矣
公曰體

傳曰公視兆曰如此兆體王其無害言必愈

樾謹按體字以一言爲句乃發語之辭慶幸之意也詩氓篇曰爾卜爾筮體無咎言釋文曰體韓詩作履幸也然則體亦猶幸也禮記玉藻篇君定體鄭注曰體視兆所得也引此文周公曰體爲證然則鄭已不得其解枚襲其說更無譏矣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傳曰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二年之中罪人此得

樾謹按經文止言居東則非東征也故上文我之弗辟馬鄭皆以爲避居東都此文罪人斯得其非謂誅管蔡明矣詩鴟鴞篇正義引鄭注曰罪人周公之屬黨盡爲成王所得謂之罪人史書成王意也此亦不然成王當日容或以周公之黨爲罪人及事既大白卽成王亦知其無罪矣豈有史官於事後作史冊以傳信後世而仍謂之罪人乎蔡傳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爲管蔡此亦不然夫是非曲直必無竝行之理既知管蔡流言則又何疑乎周公乃必待風雷之變發金縢之書而後悔而迎公乎今按罪人斯得之文卽承周公居東二年之後是周公得之而非成王得之也所謂得之者謂得流言之所自起也上文曰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此自史臣事後紀實之辭若當其時則但聞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播滿國中其倡自何人傳自何地非獨成王與二公不知雖周公亦不知也及居東二年乃始知造作流言者實爲管蔡故曰罪人斯得詩皇矣篇皇赫斯怒板篇無獨斯畏鄭

箋竝曰斯盡也其注此經曰盡爲成王所得則亦訓斯爲盡罪人斯得者言盡得其主名也墨子耕柱篇周公旦非關叔辯三公東處于商蓋此周公避居之明證關叔卽管叔商蓋卽商奄皆古文叚借字也周公旣至商奄與東人相習故能盡得其狀而王與二公則猶未之知也此當日之情事故於其避居東也可見周公之仁而於罪人之盡得也可見周公之智

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大誥

傳曰安人且猶不能況其有能至知天命者乎

樾謹按漢書翟方進傳載王莽大誥作況其能往知天命以格爲往乃古訓也爾雅釋言格來也訓格爲往如亂爲治故爲今之例蓋物之旣來謂之格物未來而我往逆之亦謂之格僖十五年左傳輅秦伯宣二年傳狂狡輅鄭人杜注竝曰輅迎也輅卽格字因戰陳必用車故以從車之輅字爲之其實卽格來之義所引申也莊子人間世篇釋文引崔云逆擊曰詻此蓋合格挌二字之義爲說逆者格之訓擊者挌之訓詻與格挌竝從各聲其義得通故詻訓逆擊也格知天命猶曰逆知天命莽用雅訓以易經文當云來知天命乃不曰來而曰往者欲人易曉也枚傳云至知天命則仍是來字之義泥于古訓不能變通正義曰其能至於知天之大命則恐竝失枚意矣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傳曰天下威用謂誅惡也言我不敢閉絕天所下威用而不
行將欲伐四國
樾謹按王莽大誥作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天降威明用甯
帝室遺我居攝寶龜是莽讀此誥於予不敢閉絕句其作比
者必今文家說於義似短然其句讀則是也上文云敷賁敷
前人受命此閉字正與兩敷字相應惟不敢閉故敷陳之也
于字莽誥所無孫氏星衍讀于天降威四字爲句引釋詁粵
于也爲解然下文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無于字酒誥
曰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無于字疑此于字本在閉字
之上予不敢于閉猶下文曰敢弗于從傳寫誤倒之耳用字
屬下讀用甯王三字如莽誥之義則爲天用甯我王室然甯

王字篇中屢見自當從枚傳以爲文王君奭篇正義引鄭注
曰甯王文王也枚義卽鄭義也天降威用甯王遺我大寶龜
紹天明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此天降威命
用甯王所遺之寶龜以告我也卽命者卽寶龜以命之也蔡
傳以有大艱二語爲龜兆預告甚得其旨但以用字屬上讀
則尚仍枚傳之失耳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樾謹按王莽大誥曰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我國有咎災使
民不安是天反覆右我漢國也據此則予復反鄙我周邦七
字當作一句益今文家讀如此於義殊勝當從之曰與上文
卽命曰同乃天假寶龜以告也復反猶反復也語有倒順耳

禮記月令篇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先言覆後言反與此正同葢反復復反義皆得通後人習聞反復匙聞復反故於此經失其解也鄙當作啚經傳皆通用都鄙字而啚廢矣說文亩部啚嗇也嗇部嗇愛濇也啚爲嗇卽爲愛濇故莽誥作右右之言助也愛之斯助之矣是其義通也啚聲右聲據段氏說文同在古音第一部是其音亦相近也予者設爲天之言與詩予懷明德同予復反啚我周邦者葢愛之甚則必反復之詩蓼莪篇顧我復我鄭箋曰復反覆也卽可以說此經矣疑此句與上文有大艱云云相屬當日以寶龜卜之其詞葢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予復反啚我周邦三句皆卜詞也周公述卜詞未畢而閒以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數語者見卜詞之有徵也於是將再述卜詞故又以天降威發之猶曰天降威用甯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也因其詞繇故省之耳莽誥天降威下更有遺我寶龜四字此可證矣知我國有疵民不康者卽括上文有大艱二語之意國有疵卽所謂有大艱于西土也民不康卽所謂西土人亦不靜也重言之則於文復矣故約其意如此見卜詞本相屬也下文曰朕卜並吉又曰予得吉卜葢因卜詞有予復反啚我周邦一語故云然天意如此則吉可知矣若止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安知其吉與否乎

今蠢今翼日

傳曰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

樾謹按今之明日義不可通疑今蠢今翼兩義相對翼本作翌衛包改作翼說詳段氏撰異說文蚰部蠢蟲動也羽部翊飛貌翌卽翊之變體蠢以蟲喻翊以鳥喻字又變作翍文選吳都賦趁譚翍翐李注曰相隨驅逐眾多貌上文越茲蠢專以武庚言此文今蠢今翌則見武庚蠢動而淮夷從之翍翐眾多也日字屬下爲義文七年左傳曰衛不睦襄二十六年傳曰其過此也昭七年傳曰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十六年傳曰起請夫環竝與此日字同葢左氏正因尚書有此文法而循用之耳曰民獻有十夫予翼言近日民之賢者十夫來翼佐我也枚傳見翌日連文適與金縢篇同遂讀今翌日爲句誤矣

天棐忱辭其考我民

傳曰言我周家有大化誠辭爲天所輔其成我民矣

樾謹按下文曰越天棐忱康誥曰天畏棐忱君奭曰若天棐忱竝于忱字絕句此亦當然自來以天棐忱辭爲句非也棐之訓輔雖本爾雅釋詁文然古字多假借不得概以本字釋之經凡言棐忱者竝當讀爲非古棐匪字通漢書地理志錄禹貢文凡貢匪之匪皆作棐然則假棐爲非猶假匪爲非也呂刑明明棐常枚傳亦以爲輔行常法然墨子尚賢篇作明明不常則固讀棐爲非矣君奭篇天難諶漢書王莽傳引作天應棐忱此可見凡言棐忱者猶言非忱也辭字屬下讀辭籀文作嗣壁中古文亦必作嗣乃嗣之假字此承予不敢不

極卒甯王圖事而言嗣其考我民者謂天命不當嗣王宜先成我民也高宗肜日篇王司敬民史記作王嗣敬民此經云嗣其考我民文義正相近作司作辭竝假字也梓誥作天輔誠辭則失其讀久矣

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

傳曰子乃不肯爲堂基況肯構立屋乎

堂基傳必增基字者以其對構而言疑堂亦必構立而成弗肯堂矧肯構於義未安故增基字以成其義也若然則經文何不卽云弗肯基而必云弗肯堂乎傳義非也葢古所謂堂者有二其一爲前堂後室之堂其一爲四方而高之堂禮記檀弓篇吾見封之若堂者矣鄭注曰堂形四方而高是知古人封土而高之其形四方卽謂之堂故文選西京賦注引宋均大元經注曰堂高也廣雅釋詁曰堂明也堂之義爲高爲明則堂之制可見矣金縢篇釋文曰壇馬云土堂楚辭大招篇南房小壇王逸注曰壇猶堂也夫壇與堂得通稱則堂之制又可見矣楊倞注荀子彊國篇曰明堂壇也謂巡守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爲宮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其上以楊氏此注考之則方岳下之明堂皆是封土爲壇非有如周書所謂四阿反坫重亢重郎者也疑堂之初制止是如此故室字從宀而堂字從土不從宀也此經以堂構對言見封土以爲堂且不肯又安責其構立屋乎經文本極分明後人不達古制故失其解

紹聞衣德言 康誥

傳曰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不辭甚矣衣疑狄字之誤
檮謹按服行其德言謂之衣德言也言布陳其德言也因古
乃古文旅字也書序曰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枚傳訓旅爲陳旅德言者陳德言者陳德言也因古
文作狄故誤爲衣字耳古書狄字多作狄而讀爲穡今誤作衣者往往有之周書武
稱篇冬寒其衣服衣字亦當作狄衣而又
衍服字矣官人篇愚依人也依字亦當作狄而讀爲魯今誤
作衣而又加人旁矣其說詳見周書尚書與周書同出周初
史臣之手故其文字有可參考也

無康好逸豫

傳曰無自安好逸豫寬身其乃治民
檮謹按經文豫字衍文也傳以自安釋康字以逸豫釋逸字
非經文有豫字也僞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
故枚傳遇逸字每以逸豫釋之酒誥不敢自暇自逸傳曰不
敢自寬暇自逸豫無逸篇君子所其無逸傳曰歎美君子之
道所在念德其無逸豫又云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傳曰稼
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謀逸豫又云乃逸乃諺傳曰乃
爲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又云生則逸傳曰生則逸豫無度
多方篇有夏誕厥逸傳曰有夏桀不畏天戒而大其逸豫又
云爾乃惟逸惟頗傳曰若爾乃爲逸豫頗僻凡此之類皆以
逸豫釋經文逸字經文止言逸不言逸豫也此經豫字即涉

傳文而誤衍耳漢書武五子傳毋桐好逸益康聲轉而爲空與同聲相近故古文尚書作康今文尚書作桐也然則逸下無豫字有明證矣當據以訂正

自作不典

傳曰自爲不常

樾謹按典當讀爲腆儀禮記辭無不腆燕禮寡君有不腆之酒鄭注竝曰腆善也自作不腆者自作不善也古典與腆通用大誥殷小腆王肅曰腆主也是肅讀腆爲典也典主之典可作腆故腆善之腆可作典矣多方篇爾乃自作不典義同非終乃惟眚災

樾謹按潛夫論述赦篇引作乃惟眚哉當從之上文云非眚乃惟終眚下無災字則此文宜亦無災字也乃惟眚哉與洛誥乃時惟不永哉文法正相近哉災聲近因而致誤耳

適爾

樾謹按傳及正義均不解適字之義一切經音義六華嚴經音義上竝引三蒼曰適始也然則適爾者始爾也正見其非終也

有敘時乃大明服

傳曰歎政教有次敘是乃治理大明則民服

樾謹按僖二十三年左傳周書有之曰乃大明服荀子富國篇書曰乃大明服據左荀所引知時字當屬上讀然有敘時三字文義難明上文曰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下文曰乃女盡

遜曰時敘疑此文亦當作有時敘而誤倒之耳有時敘者有是次敘也有是次敘則治理大明而民服矣

非女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女封又曰劓則人無或劓則人

樾謹按釋此經者皆以刑人殺人與劓則人爲對文又曰二字遂不可解夫劓則人卽刑人也本非對舉之辭當讀非女封刑人殺人爲句言非女封手刑人殺人無非女封爲政不可不慎也又曰之又讀爲有有曰劓則人無或劓則人者言人告女曰此人當劓此人當則則有之矣然劓之則之仍由女封他人無得而劓之無得而則之也刑人如此殺人從可知舉輕以見重正申明無或刑人殺人非女封之意下文云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又亦當讀爲有言人有曰要囚女必服念至旬時然後丕蔽要囚也與又曰劓則則人無或劓則人兩文一律又按尚書每有又曰之文多士篇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君奭篇又曰天不可信又曰無能往來多方篇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與和諸稱又曰者皆未詳何義君奭篇正義曰此經言又曰傳不明解鄭云人又云則鄭以此又曰爲周公稱人之言也王肅云重言天不可信明已之留蓋畏其天命則肅意以周公重言故稱又曰是又曰之義鄭王各異此篇又曰要囚正義引顧氏云又曰者周公重言之則亦與王肅同然古書竝無以又曰當重言者或

引石鼓文凡蠲字作二爲證然蠲字作二可也重言作又曰則使人難曉古人必不如是苟簡也且尚書中孺子其朋孺子其朋生則逸生則逸皆重言也竝無作又曰者王肅之說不可從也鄭以又曰爲人又云是鄭讀又爲有人又云者人有云也然則康誥兩又曰讀爲有曰正合鄭義矣

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烝厥兄

傳曰於爲人父不能字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於爲人弟不念天之明道乃不能烝事其兄是不烝

樾謹按儀禮士冠禮宜之于假鄭注曰于猶爲也聘禮記賄在聘于賄注曰于讀曰爲蓋古于爲同聲故得通用于父不能字厥子猶曰爲父不能字厥子也于弟弗念天顯猶曰爲弟弗念天顯也枚不知于卽是爲而訓于爲於又增爲字以成其誼失之矣

作求

傳曰我是其惟殷先智王之德用安治民爲求等正義曰爲求而等之

樾謹按傳意蓋讀求爲逑詩關雎傳曰逑匹也故曰爲求等猶曰爲逑匹也爾雅釋訓惟逑鞠也釋文曰逑本作求是求逑通用之證正義曰求而等之未得傳意

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酒誥

傳曰朝夕勑之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飲惟天下教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爲祭祀

樾謹按如枚傳之義則祀茲酒三字文不成義矣此祀字乃是已之假借字周易損初九已事遄往釋文曰已虞作祀此假祀爲已之證已茲酒者止此酒也文王誥毖之詞至明切矣惟天降命卽承已茲酒而言謂止酒非一人之私言惟天降命也蓋重其事故託之天命耳肇我民惟元祀言與我民更始惟此元祀也元祀者文王之元年上文曰肇國在西土肇國者始建國之謂故知是文王元年也曰元祀者猶用殷法也蓋文王元年卽有此命故云然耳上祀字假爲已下祀字乃本字古書一篇之中同字異義往往有之

亦罔非酒惟行

傳曰使民亂德亦無非以酒爲行者

樾謹按以酒爲行文義不明行當作衍字之誤也淮南子泰族篇不下廟堂而行四海今本行誤作衍衍是其例矣衍讀爲愆昭二十一年左傳豐愆釋文曰愆本或作衍衍是愆與衍古字通亦罔非酒惟愆正與下文亦罔非酒惟辜語意一律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傳曰於所治眾國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

樾謹按此祀字亦已之假字與上文祀茲酒同古已以通用此當讀越庶國飲爲句枚傳所謂於所治眾國飲酒也惟已德將無醉爲句已讀爲以枚傳所謂惟當以德自將無令至醉也因不知祀之爲假字而誤以本字說之遂於經旨大失矣

爾大克羞耆惟君

傳曰女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爲君矣

樾謹按傳義非也此與上文奔走事厥考厥長義同耆卽老也君卽長也因耆君連文則不辭故加惟字以成句猶禹貢曰齒革羽毛惟木也下文曰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與此正同臣惟工者臣與工也耆惟君者耆與君也說文丑部羞進獻也爾大克羞耆惟君爾乃飲食醉飽言爾克進獻爾考與爾長爾乃亦得以飲食醉飽也大乃語詞無實義朱氏彬經傳攷證有釋大一篇詳言之

作稽中德

傳曰爲考中正之德

樾謹按稽字從禾說文禾部禾木之曲頭止不能上也故稽亦有止義說文稽部稽留上也凡從稽之字如穊如穮俱有止義作稽中德者稽止也言爾克永觀省則所作所止無不中德也中讀如從容中道之中枚傳以爲考中正之德失之

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

傳曰我文王在西土輔訓往日國君及治御事者下民子孫皆庶幾能用上教

樾謹按輔訓往日文不成義棐當讀爲非說見大誥篇天棐忱矣徂往也荀子解蔽篇不慕往楊注曰往古昔也然則我西土棐徂者言我肇國西土至今未遠非古昔也故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也

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

傳曰紂疾狠其心不能畏死言無忌憚紂聚罪人在都邑而任之於殷國滅亡無憂懼

樾謹按白虎通京師篇引尚書曰在商邑卽此文也則辜字當屬上讀不克用畏死辜者言其不能畏死罪也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者爾雅釋詁曰在察也越與同尚書連及之詞每用越字大誥王若曰大誥猷爾多邦越爾御事又曰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皆其例也在商邑越殷國猶言在商邑與殷國商邑以紂所都言殷國蓋通指王畿千里之內紂察見商邑與殷國將滅亡而無憂此卽不克畏死辜之證也

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

傳曰紂不念發聞其德使祀見享升聞于天大行淫虐惟爲民所怨咨

樾謹按登聞于天上著祀字殊爲不辭枚義亦迂曲非經旨也祀乃已之假借字已以古通用說見上文此當於香字絕句猶曰弗惟德馨香以登聞于天也又傳解弗惟爲不念益用爾雅釋詁惟思也之義然不念德馨香亦爲不辭文選東京賦卜惟洛食辭綜注曰惟有也是惟可訓有弗惟德馨香猶言弗有德馨香也誕惟民怨猶言誕有民怨也益無德以聞于天則所有者民之怨咨而已尚書中惟字可訓有者甚多皋陶謨時乃功惟敘言有敘也大誥卜陳惟若茲言有若

茲也呂刑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言有官有反有內有貨有來也惟之訓有益古訓矣

王曰封 梓材

樾謹按梓材一篇竝無誥康叔之文直以篇首一封字故不得不屬之康叔耳嘗三復之而有疑焉康誥之首有惟三月哉生魄至乃洪大誥治四十八字此文於全篇無涉蔡氏集傳因用蘇氏之說移此文於洛誥之首然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與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文不相屬且既云周公咸勤則篇中當有慰勞五服之語洛誥豈有是耶然則此四十八字在康誥在洛誥皆贅旒也竊疑當在梓材之首王曰封者涉康誥酒誥之文而誤衍封字也王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正合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之文蓋因五服之臣民咸在進而誥之故以此發端也篇中文義雖不盡可解然曰庶邦享作兄弟方來又曰庶邦丕享又曰和懌先後迷民皆與篇首四十八字相應其曰姦宄殺人宥又曰戕敗人宥蓋因四方民大和會而播曠蕩之恩也若稽田若作室家若作梓材三喻皆明營洛邑之不可已與大誥篇若考作室兩喻文義相似皆誥眾之詞故多爲譬喻以明之因篇首衍封字遂誤以爲誥康叔而篇中文義晦矣楊子法言問神篇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酒誥見在而云俄空自來不得其說按楊子明言昔之說書者序以百則所謂今亡者自是

其序非謂其書若以書而言則上文固云不備過半非止一篇之空矣今書序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楊子之意蓋以酒誥當自有序不與康誥相屬故有俄空之歎其說必有所受之也夫酒誥且不與康誥相屬則梓材更可知矣後人見康誥酒誥梓材同屬一序因疑梓材首四十八字總冒三篇不得專屬梓材乃移而置之康誥之首又以三篇同序謂梓材亦是誥康叔者遂于篇首加封字而其誤乃不可復正矣原其所以致誤之由蓋始于今文家說尚書大傳載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此事亦見說苑建本篇論衡譴告篇蓋古相傳有此事今文家見康

誥酒誥之後有梓材之篇遂據以爲說史公於衛世家亦有示可法則之文然梓材篇豈有此義邪故知梓材一篇不屬康叔也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傳曰如人爲室家已勤立垣牆惟其當塗塈茨蓋之爲政之術如梓人治材爲器已勞力樸治斲削惟其當塗以漆丹以朱而後成正義曰二文皆言墩即古塗字明其終而塗飾之其室言塗墩墩亦塗也不是以物塗之茨謂蓋覆也器言塗丹雘塗丹皆飾物之名謂塗丹以朱雘雘是采色之名有青色者有朱色者故鄭元引山海經云青臣之山多有青雘此

經知是朱者與丹連文故也

樾謹按傳義既不分明正義以塗墅爲一事茨爲一事塗丹
雘其爲一事兩句不一律兩塗字又異義非經旨也惟經文
塗字據正義是數字此則可據以訂正者按漢書張衡傳惟
盤逸之無數注曰數古度字是數度通說文丹部雘下引周
書惟其敷丹雘蓋壁中古文假敷爲度孔安國因漢時數度
通用故以數字易之耳爾雅釋詁曰度謀也言既勤垣墉則
惟謀墅茨之事既勤樸斲則惟謀丹雘之事也說文土部墅
仰塗也艸部茨以茅葦蓋屋也是墅茨爲二事墅者以土塗
之茨者以草蓋之也丹雘亦爲二事丹者朱色雘者青色也
正義既引鄭注以雘爲青雘又因與丹連文輒斷爲朱失之

矣

庶邦享作兄弟方來

傳曰眾國朝享于王又親仁善鄰爲兄弟之國萬方皆來賓
服

樾謹按枚以作兄弟爲句方來爲句甚爲不辭當以作兄弟
方來五字爲句作者使也儀禮鄉飲酒禮作相爲司正鄉射
禮作上耦射作眾賓射燕禮及大射儀小臣作下大夫聘禮
及公食大夫禮則公作大夫鄭注竝曰作使也又周禮司士
作六軍之士注曰作使之也是作有使義也方之言竝也說
文方部方併船也方之本義爲兩船相併故卽訓併鄉射禮
曰不方足注曰方猶併也聘禮注曰今文竝皆爲併是併竝

同字方訓併卽訓竝故微子篇小民方興宋世家作竝興也
作兄弟方來者使兄弟竝來也言使兄弟之國竝來朝享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六十六終

長沙王　賓　善化劉　繹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六十七　南菁書院

羣經平議六　德清俞樾蔭甫著

尚書四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 召誥

傳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既望因紀之於已望後六日二十一日

樾謹按枚傳本劉歆三統術班固作漢書律厤志載之而史記魯世家亦謂是成王七年二月乙未則尚書家舊說固然矣惟鄭康成以爲是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近來言鄭學者多宗其說乃卽以尚書徵之鄭說恐未必然也康誥篇曰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

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衞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詰治釋文引馬云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說文月部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從月霍聲周書曰哉生霸是魄者霸之假字壁中古文本作霸後人因經傳相承作魂魄字遂誤以魄爲月質而有死霸朔生霸望之說與禮記鄉飲酒義篇月三日則成魄白虎通日月篇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諸說皆不合矣是故哉生魄當以馬注爲正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卽此篇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大保朝至于洛卜宅也康誥篇正義引鄭注以基爲謀蓋本釋詁文當從之丙午朏周公始定作新邑之謀故越三日戊申太保至洛卜宅也兩篇皆言三月可知三月字不誤鄭必破二月爲一月三月爲二月未足據也又康誥篇首四十八字愚以文義求之當在梓材篇首說已見前矣然則下文所謂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者其卽梓材一篇乎梓材召誥洛誥三篇相屬皆作洛邑時事因梓材篇首四十八字誤置康誥篇首鄭不知彼文三月既生魄卽此三月丙午朏故滋異說耳枚氏於彼傳曰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是枚氏固知彼三月卽此三月矣惟以始生魄爲月十六日未合古義以此經證之周公作書以命庶殷實是二十一日甲子之事彼止言始謀之日者以詳見此經故略之也若以哉生魄爲十六日則是戊午社

于新邑之明日已未矣是日不見于此經其無事可知史臣紀周公作誥必述其所自始故以哉生魄發端若必欲實載其日則自當言二十一日甲子豈宜虛舉十六日己未乎蓋枚氏雖知彼三月即此三月而猶不知彼哉生魄即此丙午朏故所說未盡合耳

則達觀于新邑營

傳曰周公通達觀新邑所營言周徧

樾謹按達觀非周徧之謂達者同也言周公與召公同觀也禮記禮器篇君子達禮達禮焉鄭注曰達猶皆也是其義也凡古文尚書作達今文尚書皆作通說詳段氏謨異此文達字今文亦必作通後漢書來歷傳注曰通猶共也共即同也蓋同通音義俱相近說文行部衝通街也竹部筒通簫也通街謂之衝通簫謂之筒是通同一義也達爲通故亦爲同新邑本召公所經營周公既至自必與召公同觀但以周徧釋之未得其義

面稽天若

傳曰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

樾謹按若順也順即道也論衡本性篇引陸賈曰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爲道國語楚語以違而道從而逆相對是古人謂順爲道天若即天順天順即天道也枚但知若之爲順不知順之爲道而古義湮矣康王之誥篇用奉卹厥若厥若者其道也枚傳訓若爲順而曰奉憂其所行順道則道

字轉爲增出矣

顧畏于民嵒

傳曰嵒僭也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禮義

謹按說文石部嵒磛嵒也從石品周書曰畏于民嵒讀與巖同又品部品多言也從品相連春秋傳曰次于品北讀與聶同是說文引此經作嵒不作品而王厚齋困學紀聞藝文志攷二書皆云說文顧畏于民品多言也尼輒切與說文不合故段氏玉裁識其踳駮夫王氏經學視近代諸儒誠爲疏闊然在宋儒之中亦其傑出者必非不見說文而臆說者也何至踳駮至此疑王氏所見說文與今不同其嵒篆下引春秋傳次于嵒北而云讀與聶同其品篆下引周書畏于民品

而云讀與巖同此蓋許君之眞本也品字與品字相似說文山部品山巖也從山品讀若吟尙書品字傳寫誤作品則與磛嵒之嵒其義相近因又誤爲嵒枚傳不得其解妄生僭差之訓而古字古義俱失矣釋文曰嵒五咸反徐又音吟夫吟乃品之音也尙書既作嵒何以徐邈又音吟可知古本有作品者也雖同是誤本而作品之本視作嵒之本又爲古矣後人日習枚傳遂據以改易說文而尙書與春秋傳遂皆失其本字夫嵒爲磛嵒則春秋之嵒北蓋以其地在山巖之北而得名也今移置品篆下則失其義矣品爲多言則尙書之畏于民品卽詩所謂畏人之多言也今移置嵒篆下則又失其義矣當從王厚齋所引訂正未可妄議其踳駮也

知今我初服宅新邑

傳曰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

樾謹按枚解知字之義殊爲迂曲孫氏星衍曰知或語辭此說是也說文矢部知詞也次欮矣兩篆之間然則古人固用知爲語助召誥篇所用知字皆是也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知乃語辭言夫保抱攜持厥婦子也正義引王肅云匹夫知欲安其室則失之迂曲矣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隊厥命知亦語辭我不敢知曰者我不敢曰也枚傳曰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則失之迂曲矣蓋語辭而釋以實義宜其皆不可通也

朕復子明辟洛誥

傳曰周公盡禮致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蔡沈集傳曰復如逆復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于王也謂成王爲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爲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則兄之子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爲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

樾謹按王氏應麟困學紀聞曰洛誥復子明辟荊公謂周公得卜復命於成王也漢儒居攝還政之說於是一洗矣是蔡傳之說本於荊公而不言者恥襲其說也然荊公之說實亦

漢儒之舊說葢漢儒雖言周公居攝而解此經復子明辟則亦以爲復命成王何以知之漢書元后傳曰成王加元服周公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云我復子明君也是漢儒亦以復爲逆復之復平時周公稱王命專行無須復命至是成王已長周公將歸政退從臣禮故須復命也葢復命成王卽是明已將歸政而初非以歸政爲復子明辟也書序稱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經文發端卽云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其爲復命成王文義了然漢人豈不知之豈待宋儒刱獲乎枚氏作傳習聞周公居攝之說乃用以說此經曰言我復還明君之政于子夫經文但言復子明辟不言復子明辟之政枚氏此解自不可通而漢儒舊說則固不爾也荆公刱解適與漢儒舊說暗合近來宗漢學者反循用枚說誤矣

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瀍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

正義曰以帝王所都不常厥邑夏殷皆在河北所以博求吉地故令先卜河北不吉乃卜河南也顧氏云先卜河北黎水者近於紂都爲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用鄭康成之說義或然也

樾謹按帝王所都既不常厥邑何必以夏殷舊都而輒往從之乎若謂先卜近以悅之則是愚其民幷誣其神矣是二說皆非也史記周本紀載武王之言曰我南望三途北望嶽鄙

顧瞻有河粵瞻洛伊毋遠天室周書度邑篇亦有此文大略
相近周公先卜黎水者卽武王顧瞻有河之意故不直曰黎
水而必曰河朔黎水繫黎水於河其意在河也黎水不吉改
卜瀍水瀍水則舍河而就洛矣旣得吉卜乃詳其所在曰瀍
水東瀍水西曰瀍水東而要皆以洛爲主卽武王粵瞻洛伊
之意故兩言惟洛其意在洛也後人不達此旨則不特先卜
河朔黎水之意不可見幷兩言惟洛亦不知其何意矣又按
食字之義詩王風譜正義引鄭注曰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
相食其說殊爲迂曲枚傳曰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
食墨此亦不然周官占人曰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營洛
乃王者大事不占體而占墨何歟周易井初六象傳井泥不

食李氏集解引虞注曰食用也國策衞策始君之所行於世
者食高麗也高注曰食用也老子而貴食母河上公注曰食
用也是食可訓用我卜河朔黎水不言食言此處所不用也
我乃卜瀍水東瀍水西惟洛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兩處皆
曰食則皆所用也古謂用爲食亦謂食爲用韓非子外儲說
左篇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請用
卽請食也荀子禮論篇祭齊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
楊注曰用謂可用食也皆其證也說文亩部亯用也亯字訓
用而從亩會意此卽用與食義通之證自古義湮而此經食
字遂不可解矣
仵來來視予卜休恆吉

傳曰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
正義曰來來重文上來言使來下來爲視我卜也鄭云俟來
來者使二人也與孔意異
樾謹按來來重文殊不可解如正義所說則下來字贅矣至
鄭義亦有未安倘使者三人豈當曼三來字乎疑上來字爲
本字下來字乃賚之假字賚者賜也錫也賚視予者錫視予
也古人重其事則曰錫堯典師錫帝曰是也賚與錫同義因
其字假作來故學者失其義耳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
傳曰少子愼其朋黨戒其自今已往
樾謹按後漢書袁延傳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周公曰

其朋其朋言愼所與也是枚傳之說正漢人舊說然以文義
求之實有未安經言其朋不言愼其朋也經言其往不言戒
其往也李賢注後漢書引尚書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愼其往
此愼字疑誤衍而足利古本遂據以增入經文謬矣今按兩
朋字當讀爲倗廣雅釋詁倗不也玉篇人部倗匹肯切不也
謂不爲倗蓋古語如此據說文倗讀若陪位之陪陪從杏聲
杏者相與語唾而不受也然則古人謂不爲倗其聲蓋卽如
杏矣此經作朋不作倗者本取其聲不取其義故不必定作
倗字也上文曰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蓋周
公將歸政故使百工從王也成王乃命之曰女受命篤弼丕
視功載乃女其悉自教工兩女字皆謂周公也凡成王與周

公言皆稱公此稱女者自周公述之故也成王葢使周公視
羣臣有功者記載之不必請命于己故曰乃汝其悉自教工
廣雅釋詁曰敎效也釋言曰效考也然則敎亦考也欲周公
自稽考百工如攝政時事也周公不敢當故力辭之曰孺子
其朙孺子其朙猶曰孺子其無然孺子其無然重言之者見
意之決也學者不達此旨乃并上文而俱失其解矣其往考
卽下文所謂往新邑周公欲王往治新邑故勉之曰其往耳

女惟沖子惟終

傳曰惟當終其美業

樾謹按君奭篇其終出于不祥釋文曰終馬本作崇葢終與
崇聲近義通詩螽斯篇崇朝其雨毛傳曰崇終也是其證也

此文惟終當作惟崇女惟沖子惟崇與召誥曰有王雖小元
子哉文義正同禮記祭統篇崇事宗廟社稷鄭注曰崇猶尊
也言女雖沖幼然女位甚尊故宜敬識百辟享也如枚傳則
與下意不貫矣

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

傳曰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事

樾謹按經文哉我二字傳寫誤倒傳文下我字乃衍文也成
王之意謂公既厭其安天下事則必去我而我乃困矣故曰
公無困我哉惟無斁其康事周書祭公篇亦曰公無困我哉
文與此同可證也漢書元后傳杜欽傳引作公無困我其無
哉字者以語辭故省之耳枚傳云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是

校本哉上正有我字經文傳寫誤倒於是後人於傳文惟無厭之上又增我字而義不可通矣夫周公將歸政故成王有無斁之語若云我惟無斁則成王於安天下事豈宅有所厭倦此又何必道哉後人但疑哉字爲我字之誤而不知哉我二字之誤倒則其所見猶未盡得矣

用告商王士 多士

傳曰用王命告商王之衆士

樾謹按此當以王士二字連文王士之稱猶周易言王臣春秋書王人傳稱王官其義一也周書世俘篇癸丑薦殷俘王士百人此王士二字連文之證

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

傳曰言上天欲民長逸樂有夏桀爲政不之逸樂

樾謹按逸樂非所以爲政枚義非也王充論衡語增篇曰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又自然篇亦引此經其說略同然無爲而治豈易言邪謂桀以不能無爲而治遂致滅亡于義更非矣蓋說此經者皆未明引字之義素問五常政大論是謂收引王注曰引斂也又異法方宜論天地之所收引也注曰引謂牽引使收斂也然則上帝引逸者言上帝不縱人逸樂有逸樂者則收引之勿使大過也有夏不適逸者適之言節也呂氏春秋重己篇故聖人必先適欲高注曰適猶節也管子禁藏篇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是適與節同義言夏桀不

自節其逸樂也人知引有引申之義不知引亦有收引之義
蓋古訓反覆相通類如此自引字之義不明而引逸與適逸
俱失其旨矣

子惟率肆矜爾

傳曰惟我循殷故事憐愍女正義曰循殷故事此故解經中
肆字

樾謹按論衡雷虛篇紂至惡也武王將誅哀而憐之故尚書
曰予惟率夷憐爾是今文尚書肆作夷矜作憐段氏玉裁謂
皆同部字是也惟訓夷爲誅于義未合周官行夫職注曰夷
發聲然則夷乃語辭子惟率夷憐爾者予惟率憐爾也率者
用也詩思文篇帝命率育毛傳曰率用也是其義也今文古
文其字雖異其義則同肆亦語辭子惟率肆矜爾者予惟率
矜爾也枚傳解率肆爲循殷故事失其義矣凡尚書中肆字
如肆予肆女之類皆可以語辭讀之解者或訓爲陳或訓爲
故胥失之矣

繼爾居

傳曰繼汝所當居爲

樾謹按枚義甚爲不詞非經旨也繼當作綏說苑指武篇損
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淮南子道應篇繼作綏是其例也綏爾
居者安爾居也盤庚下篇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義
與此同爾雅釋古曰綏繼也漢書律麻志曰鞮繼也綏鞮竝
與綏通禮記明堂位夏后氏之綏鄭注曰綏當爲緌讀如冠

薛之薛緩薛竝訓繼則繼之與綏義亦可通也

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無逸

樾謹按誕字漢石經作延否字漢石經作不俱當從之爾雅釋詁延長也長與久同義此承乃逸乃諺而言其始逸豫遊戲叛諺不恭而已及既長久則且輕侮其父母也不乃語辭枚傳以不欺解之未得其旨下文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段氏玉裁曰否則皆丕則之誤上文丕則有愆康誥篇丕則敏德此處文理蒙上直下恐不似今人俗語云否則也按段說固是然不丕否古字通用亦不必以否字爲誤延之爲誕猶不之爲否漢書古今人表赧王延史記索隱作誕學者不達假借之例而必泥本字爲說然則由逸豫而叛諺而欺誕事本相因何不曰乃逸乃諺乃誕而變其文曰既誕乎

文王卑服

傳曰文王節儉卑其衣服

樾謹按衣服非宮室不可言卑枚義非也釋文曰卑馬本作俾使也則可知非卑高之卑矣然馬訓爲使義亦未安俾者比之假字詩皇矣篇克順克比禮記樂記篇作克順克俾漸之石篇俾滂沱矣論衡明雩篇作比滂沱矣是俾比音近義通周官遂師職曰比敘其事而賞罰然則文王比服者服事也言文王比敘其事也字亦作庀國語魯語曰夜庀其家事又曰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竝同此義

惠鮮鰥寡

傳曰又加惠鮮乏鰥寡之人

樾謹按惠鮮鰥寡與上句懷保小民語本相對若以鮮鰥寡三字連文則與上句不一律矣蔡傳曰於小民則懷保之於鰥寡則惠鮮之甚得經旨然其解惠鮮云鰥寡之人垂首喪氣賚予賜給之使有生氣則望文生訓太不詞矣由宋人不通古訓故也鮮當讀爲賜詩瓠葉篇鄭箋曰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是古音鮮與斯近故鮮與賜聲亦相近禹貢析支大戴禮五帝德篇作鮮支後漢書西羌傳作賜支蓋析鮮賜皆一聲之轉也惠鮮鰥寡猶云惠賜鰥寡正與懷保小民一律漢書谷永傳引作惠于鰥寡此自今文尚書之異然亦可見鮮之與惠義本不殊故今文無鮮字枚傳鮮乏之訓不可從也

用咸和萬民

傳曰用皆和萬民

樾謹按咸亦和也詩常棣篇箋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正義曰咸和也蓋咸卽誠字之省說文言部誠和也用咸和萬民者用誠和萬民也傳以爲皆和萬民則不辭矣

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

傳曰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非所以順天

樾謹按若順也訓亦順也廣雅釋詁曰訓順也非民攸訓言非民所順也非天攸若言非天所順也文異而義實不異枚

氏於洪範篇諸訓字皆以順字釋之此訓字乃以爲教何也下文曰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政刑言人乃順從其意以變亂舊法也故傳曰人乃教之以非法亦失之矣時則有若保衡 君奭

傳曰太甲繼湯時則有如此伊尹爲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

樾謹按阿保一也阿卽袪之假字說文女部袪女師也讀若阿古書卽以阿爲之史記范雎傳曰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列女傳貞順傳曰下堂必從傅母保阿竝以阿保連文可知阿猶保也伊尹爲太保故謂之保衡保衡猶保奭也保奭者保其官奭其名保衡者保其官衡其字蓋伊氏尹名而衡字也鄭康成謂伊陟伊尹之子則伊是其氏明矣伊尹自稱尹躬則尹是其名明矣尹之義爲正衡之義爲平楚屈原名平而離騷曰名余曰正則是平與正同故名尹字衡也詩謂之阿衡書謂之保衡阿保字異而義同鄭意伊尹在湯時稱阿衡在太甲時稱保衡殊非古義其解阿衡保衡迂曲不合更無論矣至伊摯之稱見于孫子用閒篇彼文曰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以伊尹爲伊摯以呂尚爲呂牙蓋戰國時記載之異皆與經不合恐未足據也此經先稱伊尹後稱保衡其氏其官其名其字具見于此矣

故殷禮陟配天

傳曰故殷禮能升配天

樾謹按夏殷之君生雖稱王死則稱帝故史記于夏殷本紀無不稱帝者禮記曲禮篇措之廟立之主曰帝鄭注曰同之天神然則殷禮陟配天者謂殷人之禮死則配天而稱帝也竹書紀年凡帝王之終皆曰陟此經陟字義與彼同言殷有賢臣爲之輔佐故有殷之君無失德者死則配天稱帝其子孫享國長久多歷年所也傳義未得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

傳曰女大無非責我罔今與女罔輔成王欲收斂無自勉不及道義者

樾謹按枚傳於責字絕句而以收字屬下讀收罔勖不及甚不可解如傳義亦太迂迴矣收當屬上讀收者成也周易井上六井收勿幕王弼注曰井功大成在此爻矣故曰井收是收有成義也此承小子同未在位而言成王冲幼雖已卽政與未在位同若無我責求其收成則無能勖勉其所不及也故曰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誕者語辭不必訓爲大說詳王氏經傳釋詞責之本義爲求說文貝部責求也以非責釋之義亦未協

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 多方

傳曰天所以不與桀以其乃惟用女多方之義民爲臣而不能長久多享國故

樾謹按枚傳于義字不知其作何解立政篇茲乃三宅無義民王氏念孫曰義與俄同衰也言居賢人於官而任之則三宅無傾衰之民也詳見經義述聞此說爲先儒所未發然義民字已見此篇王說顧不之及孫氏星衍于立政篇用王氏說于此篇則用江氏聲之說謂義民猶民儀前後異訓殆失之矣此篇義字亦當讀爲俄言天所以不與桀以其惟用女多方傾衰之民爲臣故不能長久多享國也義爲俄之假字王氏引呂刑鴟義姦宄及大戴禮千乘篇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管子明法解篇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爲證今以其說推之文十八年左傳掩義隱賊義亦俄也義賊皆不善之事故掩蓋之隱蔽之也字亦作議管子法禁篇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議亦俄也言法制不傾衰則民不相私也字又作儀荀子成相篇君法儀禁不爲儀亦俄也此與上文君法明論有常相對成文言君法明盛則其論有常君法傾邪則常禁之使不爲也皆可爲證

簡代夏作民主

傳曰大代夏政爲天下民主

樾謹按簡固訓大然大代夏作民主殊爲無義皋陶謨笙鏞以間枚傳曰間迭也簡與間古字通用簡代夏作民主謂迭代夏作民主也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傳曰天以湯故五年須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而紂爲民主

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

樾謹按詩武篇正義引此經曰天惟五年須暇湯之子孫蓋即用枚傳義而又增益湯字然實經文所無不足據也皇矣篇正義曰多方云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注云夏之言假天覬紂能改故待假其終至五年欲使傳子孫是鄭解此經子孫又以爲紂之子孫與經文語意實亦未合惟據鄭注知經文假字本是夏字因鄭注訓夏爲假枚本從之而又變其字作暇耳今按上文曰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以夏殷竝言則此經夏字當即上文夏字也蓋天既降喪于殷則安更求民主而夏后氏有大功德于民天所不忍釋雖其後未有聖人然惟狂克念即聖矣故以五年須待夏后氏之子孫

欲其誕作民主而夏后氏之子孫罔可念聽者於是又求爾多方而亦罔堪顧之故惟我周王靈承于旅也此云罔可念聽下云罔堪顧之文義相近皆非專指一人之辭蓋多方非一人而夏之子孫在周尚有杞鄫諸國則在殷時亦非一人也自鄭君誤訓夏爲假而經義全失矣說互詳詩皇矣篇

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

傳曰夾近也女何不近大見治於我周王

樾謹按一切經音義卷十二引倉頡曰夾輔也爾雅釋詁曰介助也然則夾介猶言輔助也哀十六年左傳是得艾也杜注曰艾安也又艾古通用然則乂我周王猶言安我周王也枚以夾介爲近大不辭殊甚又訓乂爲治而加見字以成其

義亦非經旨

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

傳曰我有周惟其大大賜女

樾謹按枚氏因大介連文介亦大也因釋爲大大則不辭甚矣說文大部夰大也從大介聲讀若蓋今經典無夰字蓋皆假介爲之凡訓大之介皆夰之假字也此經疑用夰本字其文曰我有周惟其夰賚爾夰賚卽大賚也後人罕見夰字遂誤分爲大介二字耳

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 立政

傳曰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常所長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

事王皆左右近臣豈得其人

樾謹按上文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正義引王肅曰于是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是周公讚羣臣之辭然則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故云用咸戒于王攷傳之義非也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蓋不敢斥言尊者故歷呼王左右者而告之猶後世人臣進言不敢斥言天子而曰陛下也攷傳不知此義乃曰皆左右近臣豈得其人經文竝無豈得其人之意增義釋經非其旨矣下文又書周公曰者蓋雖會戒成王而其辭實出周公一人之口故下文曰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也

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

傳曰惟進用刑與暴德之人同于其國竝爲威虐

樾謹按枚氏以刑爲刑罰之刑則暴德足以包之乃累言之曰刑暴德不辭甚矣枚義非也刑與庸同義故爾雅刑庸竝訓常刑之與庸猶形之與容刑形庸容聲義竝同惟羞刑暴德之人者惟進庸暴德之人也庸者用也故尚書每以刑用連文召誥篇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多方篇厥民刑用勸刑即用也猶無逸篇不皇暇食皇即暇也多方篇克堪用德克即堪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枚不知刑與庸同義故於刑用皆失其解昭十二年左傳形民之力形亦與庸同言用民之力也說詳左傳

藝人

傳曰況大都邑之小長以道藝爲表幹之臣

樾謹按藝當讀爲埶與藝祖之藝同說詳堯典藝人者埶御之人也此藝人猶上之左右攜僕下云表臣百司猶上之百司庶府但有內外臣之別耳公卿都邑亦自有埶御之人儀禮有司徹篇獻私人于阼階上然則立政之埶人其即禮所謂私人歟私與埶一也因其字作藝枚氏遂以道藝釋之殆非古義

阪尹

傳曰阪地之尹長正義曰鄭元以三亳阪尹者其爲一事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葢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也

樾謹按枚解阪尹與鄭義同但不連三亳解稍異耳昭二十三年左傳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疑此經阪尹卽所謂阪道尹道者乃地名也夷微盧烝三亳阪尹以一夷字總領下文微也盧也烝也三亳也阪也尹也其地皆有蠻夷錯處故以夷字冠之蔡傳曰烝或以爲衆或以爲夷名葢夷名近是矣此見文王武王敬事上帝立民長伯雖蠻夷之地亦不敢忽也但列其地不詳其官亦猶禹貢篇終南惇物至于鳥鼠空舉山名不言治意蒙上爲文從可知也先儒所說阪尹之義殆皆未得矣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

傳曰文王無所兼知於毀譽衆言

樾謹按經文止言罔攸兼不言罔攸兼知傳義非也兼者絕也考工記輪人外不廉而內不挫鄭注曰廉絕也說文火部作爓曰火燄車網絕也引周禮曰燄牙外不爓水部又有濂字其一說曰中絕小水也是從兼得聲之字每有絕義孟子稱周公兼夷狄卽絕夷狄也說詳孟子此經云文王罔攸兼于庶言者文王于庶言無所絕也下文曰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又曰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葢文王博采衆言有司牧夫各得其人故庶獄庶愼文王不與知也下文于庶獄庶愼曰文王罔敢知此文于庶言曰文王罔攸兼其義各殊枚傳誤讀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爲句因失其義矣

其惟克用常人

傳曰其惟能用賢才爲常人

樾謹按傳增賢才字以釋經非經旨也上云繼自今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勿以憸人其惟吉士此云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常人卽吉士也皋陶謨篇彰厥有常吉哉是其義也儀禮士虞禮記薦此常事鄭注曰古文常爲祥然則常祥聲近義通故上文言吉士此言常人也傳義失之

恐不獲誓言嗣 顧命

傳曰恐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

樾謹按傳義迂迴非經旨也誓與矢古通用爾雅釋詁矢陳也嗣當作籀文辭字言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陳言辭

茲故審訓命女也古辭嗣字聲近義通大誥篇辭其考我民辭當讀爲嗣此云恐不獲誓言嗣嗣當讀爲辭學者多以本字讀之失其旨矣

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

傳曰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百人

樾謹按爾雅釋詁俾使也又曰俾從也此經俾字當訓爲從俾爰齊侯呂伋者從於齊侯呂伋也蓋桓毛及呂伋三人皆受命逆子釗先書桓毛二臣者王人也不以外先內也從於齊侯者齊侯尊也不以卑臨尊也枚傳遇俾字皆訓爲使遂謂使於齊侯呂伋索虎賁因臆爲之說曰伋爲天子虎賁氏夫虎賁氏下大夫豈齊侯所宜爲歟且上文既言命矣此文

俾字又訓使則是命仲桓南宮毛使於齊矣呂仮於文無乃複歟可知其非經旨矣

二人雀弁執惠

傳曰惠三隅矛

樾謹按惠爲兵器必假借字而未有得其本字者說文惠部惠篆下有重文㤅曰古文惠疑此卽執惠之本字其字從艸者象三隅之形從惠者其聲也壁中古文本作㤅孔安國以今文讀之作惠許氏遂誤以㤅爲惠之古文而此經惠字無得其本字者矣

夾兩階阼

傳曰堂廉曰阼

樾謹按凡側邊皆謂之廉堂有堂之廉階有階之廉此云夾兩階則阼者階廉也非堂廉也儀禮聘禮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此階亦有廉之證益東階以西邊爲內廉西階以東邊爲內廉當內廉者當西階東邊之廉也此傳疑本作階廉曰阼學者知有堂廉不知有階廉遂誤改爲堂廉而阼義遂失矣程氏瑤田釋宮小記有夾兩階阼圖說最爲明塙當從之

宅授宗人同

傳曰太保居其所授宗人同正義曰太保居其所於受福酒之處足不移

樾謹按上文王三宿三祭三咤正義引鄭注曰徐行前曰肅

卻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卻復本位釋文曰咤亦作宅然則咤宅同字此文宅授宗人同依鄭義則爲卻行授宗人同耳說文宀部託奠酹也從宀乇聲周書曰王三宿三祭三託是壁中古文字本作託奠酹之說亦古文家舊義王肅訓咤爲奠酹枚傳從之自非無據鄭君本爲古文之學而不用舊說別爲卻行之義者正以下有宅授宗人同之文若既奠矣又何授焉故以咤爲卻行則宅授宗人同義亦可通足徵鄭注之精也枚傳非不知咤宅同字但于三咤既從奠酹之說則此文宅字不得不更爲之說正義以足不移申明之失之迂曲矣

王義嗣德答拜

傳曰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答其拜受其幣

樾謹按傳以王義嗣德四字連文失其讀矣襄十四年左傳載吳季札之言曰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杜注曰諸樊適子故曰義嗣疑適子謂之義嗣古有此稱此經不直曰王而曰王義嗣者蓋當喪未君之稱也文九年公羊傳曰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卽位矣而未稱王也是古者天子未終喪不稱王上文書王者所謂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此文書王義嗣者所謂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據覲禮侯氏再拜稽首無王答拜之文是康王答拜正以未成君而從降禮故於此獨稱王義嗣也德答拜三字連讀德讀爲特古德字作悳詩

柏舟篇實惟我特韓詩作實惟我直直通作特故憙亦通作特也周官司士職孤卿特揖鄭注曰特揖一揖之然則特答拜者一一答拜也傳失其讀因失其旨矣

不平富不務咎 康王之誥

傳曰言先君文武道大政化平美不務咎惡

樾謹按爾雅釋詁平成也禮記郊特牲篇富也者福也丕平富不務咎言大成其福善之事不務爲咎惡之事也福與咎正相對洪範篇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是也周易謙彖傳鬼神害盈而福謙釋文曰福京作富是福與富古通用枚傳不知富爲福之假字故不得其解耳

傳曰用受直端之命於上天

樾謹按經文本無受字且上帝之命又何必言直端乎傳義非也端者始也說文耑物初生之題也上象生形下象其根也經典竝假端爲之家語禮運篇五行之端王肅注曰端始也孟子公孫丑篇仁之端也趙岐注曰端首也首卽始也用端命于上帝者用始命于上帝也言始命于上帝而爲天下主也

女則有無餘刑非殺 柴誓

傳曰汝則有無餘之刑刑者非一也然亦非殺汝

樾謹按無餘之刑不知何謂正義引王肅云父母妻子同產皆坐之鄭元云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又疑不供楨幹未

應緣坐盡及家人遂謂權以脅之使勿犯此亦曲說矣今按
無餘刑者卽李斯傳所謂具五刑也秦漢之世有具五行之
法先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見漢書刑法志此經曰無
餘刑非殺則諸刑皆具獨不兼大辟也蓋軍法至重故古有
具五刑者此因其罪未至死故不殺之也同是無餘刑而殺
與非殺生死殊科經文非殺二字蓋當時律令有然若如舊
說則非殺二字贅矣

苗民弗用靈 呂刑

傳曰三苗之君昏棄允之惡不用善化民正義曰鄭元以爲
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德故舊其惡而謂之民
㮚謹按禮記坊記篇先民有言鄭注曰先民謂上古之君也
然則三苗之君謂之苗民正合先民之義鄭於此經又必曲
爲之說何也召誥曰相古先民有夏豈亦惡之歟

罔中于信

傳曰皆無中于信義
㮚謹按于猶越也越猶與也康誥篇告女德之說于罰之行
多方篇不克敬于和竝用于字爲連及之詞說本王氏引之
經傳釋詞孔氏廣森經學卮言然則罔中于信者無中與信
也中與忠通周官大司樂職中和祇庸孝友鄭注曰中猶忠
也此經中字亦當爲忠言三苗之民皆無忠信也傳義失之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

傳曰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正義曰憂功於民憂欲與民

施功也

樾謹按憂功于民義不可通正義因增施字以成其義非經旨也說文心部恤憂也收也是恤有二義此經恤字當訓爲收恤功于民猶云收功于民周易井上六井收勿幕王注曰井功大成在此爻矣故曰井收是收有成義訓恤爲收正與下文三后成功相應

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傳曰各成其功惟所以殷盛於民

樾謹按堯典以殷仲春枚傳曰殷正也此經殷字亦當訓正殷于民者正于民也王伯厚漢藝文志考引墨子尚賢中篇作惟假于民假與格通君奭篇格于皇天格于上帝史記燕召公世家皆作假惟假于民即惟格于民格亦正也方言曰格正也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爰制百姓于刑之中此三句一氣相屬制百姓于刑之中即所以正于民也後漢書梁統傳引此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中枚本改爰制爲士制而以皋陶作士釋之則與三后無涉惟殷于民句遂若結上之辭而不知其爲上下承接之語於是殷字之解失矣近來說尚書者如江氏聲力闢枚氏凡有異同之處必舍枚本而從他本固未免太泥然此經士制之當爲爰制以文勢求之實無可疑上文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下文曰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可知此經不及皋陶也枚本之誤顯然矣段氏玉裁謂其未必不本于馬鄭王殆非也

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

傳曰今女無不用安自居曰當勤之女無有徒念戒而不勤正義曰今女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居曰我當勤之哉女已許自勤卽當必勤女無有徒念我戒許欲自勤而身竟不勤戒使必自勤也

樾謹按如枚傳義則經文當作曰勤唐石經作曰誤也惟枚義迂曲未得經旨穆王之意蓋謂今女等無不用以自安曰我已勤矣女等無有自戒其不勤者慰與戒正相反惟其以勤自慰故不知以不勤自戒也經義本極簡明傳義反嫌詞費矣

告爾祥刑

傳曰告女以善用刑之道

樾謹按祥古通作常說見立政篇告爾祥刑者告爾常刑也莊十四年左傳曰周有常刑正謂此矣傳訓詳爲善而以用刑之道足戕其義殆非也

何度非及

傳曰當何所度非惟及世輕重所宜乎

樾謹按枚因史記作何居非其宜故爲此說實非經旨也及乃服字之誤僖二十四年左傳子臧之服不稱也夫釋文作子臧之及曰一本作之服蓋服從反聲古或止作反及形似故易譌耳堯典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此篇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周官小司寇曰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刑

以服言蓋古語也何敬非刑何度非服言汝何所敬非五刑乎汝何所度非五服乎史記作宊者爾雅釋詁服宊事也服與宊同訓故經文作服史記作宊自服誤作及而史記作宊之故遂不可曉枚傳牽合其說而義益乖矣

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

傳曰自今已往當何監視非當立德于民爲之中正乎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

樾謹按此當於德字絕句言自今以往當何所監視豈非德乎何監非德與上文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服文法一律枚讀監字爲句非也中者獄訟之成也周官鄉士職士師受中鄭注曰受中謂受獄訟之成也是古謂獄訟之成爲中故曰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枚傳連上非德爲句因失其義

追孝于前文人 文侯之命

傳曰繼先祖之志爲孝

樾謹按追孝猶言追養繼孝也禮記祭統篇曰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古鐘鼎款識每有追孝之文追敦曰用追孝于前文人語與此同楚良臣余義鐘曰以追孝先祖郘遣敦曰用追孝于其父母亦與此文義相近是追孝乃古人常語又都公敦曰用享孝于乃皇祖于乃皇考陳逆簋曰以享以孝于大宗享孝竝言可知所謂追孝者以宗廟祭祀言也犬戎之難文武幾不血食自平王東遷周室復存然後春秋享祀不致廢隊得以追孝于前文人文侯之功大矣故特言此所以

大其功也傳但謂繼志爲孝是猶未達古義矣

民訖自若是多盤 秦誓

傳曰言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樂正義曰訖盡也自用若順盤樂也盡用順道則有福有福則身樂

樾謹按傳義與下意不屬非當曰援引之旨良由誤解盤字也盤當作般盤庚篇釋文曰盤本又作般君奭篇甘盤史記燕世家作甘般此經正義訓盤爲樂亦用爾雅釋詁般樂也之文是盤與般通說文舟部般辟也然則多般猶云多辟詩板篇民之多辟鄭箋曰民之行多爲邪辟是其義也民訖自若是多般言民盡自順其意故多辟也正枚傳所謂悔前不順忠臣者而于下意亦相屬矣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

傳曰惟爲我執古義之謀人謂忠賢蹇叔等也則曰未成我所欲反忌之耳

樾謹按傳以則曰未就予五字連讀而以忌字別爲一句文義未安段氏玉裁曰說文心部慦毒也從心其聲周書曰來就慦慦來字當是未字之誤慦慦之上當脫予字下慦字之下當有闕文如圜升雲半有半無垦疾惡也莫席纖蒻席也皆引書而釋之與其字之本義不必合今按段說是矣然慦字當作何解段氏謂當作慦教也此用宣十二年左傳杜注然未就予教亦於義未安竊謂此慦字當訓謀廣韻慦教也一曰謀也未就予慦者未能成我之所謀也考之左傳杞子

以襲鄭之謀來告穆公訪之蹇叔蹇叔云云公辭焉此卽所謂未就子慕矣慕之訓謀益古訓也爾雅釋詁基謀也玉篇言部諆謀也慕與基諆竝聲近而義通壁中古文作慕說古文者讀爲忌雖聲亦相近而義則非矣宏攷傳之不得其解也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序

正義曰諸序皆言作某篇此序不言作禹貢者以發首言禹末言貢篇名足以顯矣百篇之序此類有三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不言作微子仲虺作誥不言作仲虺之誥與此篇皆爲理足而略之也

樾謹按正義之說非也彼既云微子作誥仲虺作誥白不必言作微子作仲虺之誥若此序止是首言禹末言貢作書之意未彰豈可不言作禹貢乎疑此序本云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禹貢因禹字偶闕讀者遂以任土作貢四字爲句不知隨山濬川任土乃渾括篇首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三句之意因不及貢賦也段氏玉裁疑任土作貢下當有作禹貢三字蓋猶未見及此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雒汭作五子之歌

段氏玉裁譔異曰五子之歌惠氏定宇古文尚書考據左氏傳外傳離騷周書嘗麥解王符潛夫論韋昭國語注證枚頤書之僞矣竊謂墨子作武觀楚語作五觀武卽五也以左傳斟灌夏本紀作斟戈氏若干或言若柯桓表讀如和表例之

歌卽觀也五子之歌蓋謂往觀地觀地卽雒汭韋注最爲明確約之曰五觀詳之曰五子之歌謂五子爲五觀或省五言觀皆以國名之也五子必非五人汲郡古文曰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云季子則一人也序言五人猶經言五子也作僞者泥於歌字敷衍五章尙書不當以詩歌名篇固不待辨而自明者

樾謹按枚氏古文尙書之僞固不待言矣至段說亦非塙論尙書篇名如高宗之訓微子之命凡之字皆語詞五子之歌正同一律以之歌爲往觀失之鑿矣又謂尙書不當以詩歌名篇夫記動記言史識也有韻無韻皆言也曾謂古之史臣止記無韻之言不記有韻之言乎喜起之歌何爲而載於虞書也梁昭明文選尙知合詔令詩賦而竝錄之近代始有分詩文爲二集者其可以律古史乎楚辭離騷云啟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王逸注曰言大康不遵禹啟之樂更作淫聲放恣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墨子非樂篇引武觀文亦有萬舞翼翼章聞于天之語然則歌字自當仍以本字讀之所謂五子之歌蓋卽其更作淫聲以自娛樂者也史錄其歌或以爲戒乎且古所謂淫聲者必非如後世玉樹後庭花之比疑當日卽因九辨九歌之舊而更新之亦頗有考定潤色之功方將播之瞽矇以爲一代之雅樂故史臣不得不錄而孔子亦未嘗無取焉然不能

效法禹之明德而徒斤斤於聲音之道則亦末矣墨子非樂遂援爲口實設使其歌尙在吾知其文辭古雅音義深厚必高出三百篇之上可知也孔子於詩不刪鄭衞則其於書也何容不錄五子之歌乎以淫聲貶之乃墨氏之言吾儒論古宜別有卓識矣若夫五觀武觀之異亦有可得而言者竹書紀年云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潛夫論五德志篇曰夏后啟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是謂五觀以是二說言之帝啟封其季子於觀是謂武觀其後得罪而放之西河則西河非卽是觀漢東郡畔觀縣乃武觀以叛之地而非其始封之觀也觀地在洛汭韋昭

之注當矣武觀來歸之後或仍居觀或卽留而不遣均不可知至太康失邦乃就季子之故封而居之兄弟五人更立於觀是謂五觀此武觀五觀之所爲同而異也段氏謂歌卽是觀固屬臆說謂武卽是五亦近於武斷矣且序明言兄弟五人而謂五子非五人豈可通乎今以書序爲據則五子之歌是太康失邦後所作意者降須洛汭朝覲訟獄一無所預乃審定音律有所更正五子之歌由是而作古人著書每在困窮之日文王囚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皆其事也五子之作歌雖未足比于二者要亦近之矣離騷所云似乎五子因此而失國蓋沿墨氏之餘論未足據也東晉古文僞造歌詞與春秋以來相傳之舊說顯爲乖錯近世學者人人知之

乃如段氏之說并不信有五子作歌之事毋乃楚失而齊亦未得也乎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義似未足疑誥下更有誥字蓋微子作誥父師少師因古重字不再書止于字下作二曰微子作誥誥父師少師因古重字不再書止于字下作二畫傳寫誤奪之耳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樾謹按此序幾不可讀據史記周本紀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疑序奪公字然呂刑序曰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呂不言侯或畢亦不言公古人語簡故也分居里成周郊不知何義據君陳篇序曰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疑康王命畢公與成王命君陳事同分居里成周郊當作分居東郊成周東與里相似而誤郊字本在成周之上傳寫倒之遂不可讀耳東郊成周蓋當時有此稱鄭注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見周官載師疏自王城而視成周尚在近郊五十里之內洛誥篇鄭注以澗水東瀍水西爲王城瀍水東爲成周是成周在王城東因謂之東郊成周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六十七終

長沙王 賓 校
善化劉 鐸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六十八

羣經平議七

南菁書院

德清俞樾蔭甫著

周書

口酋以明等極 度訓

孔晁注曰極中也貴賤之等尊卑之中也

樾謹按孔訓極爲中則等極二字義不相屬矣極猶則也詩殷武篇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後漢書樊準傳引作四方是則李賢注曰韓詩之文也葢極有準則之義故毛詩作極韓詩作則說詳尚書洪範篇此云等極猶等則也上文云度小大以正權輕重以極明本末以立中既言極又言中知極之不訓中矣

知哀以知慧

樾謹按慧讀爲惠古字通用論語衞靈公篇好行小慧鄭注曰魯讀慧爲惠是其證也說文叀部惠仁也知哀以知惠言知哀之則知仁之矣呂氏春秋論人篇曰哀之以驗其人人即仁之假字哀之以驗其仁與此文知哀以知惠同義因假人爲仁段慧爲惠學者乃皆失其解矣

是故民主明醜以長子孫子孫習服鳥獸仁德土宜天時百物行治

樾謹按晏子孫二字文義未安下子孫字蓋衍文也此當以是故民主明醜以長子孫爲句習服鳥獸爲句仁德土宜天時百物行治爲句仁讀爲人大武篇四凶一攻天時二攻地宜三攻人德正與此文同仁德即人德土宜即地宜也人德土宜天時百物行治者行猶用也猶言人德土宜天時百物用治也周官司爟掌行火之政令鄭注曰行猶用也孔晁不知仁爲人之假字故失其讀因失其解至民主二字趙氏曦明謂民爲明字之誤朱氏右曾謂主爲王字之誤本書多言明王慰言民主當依之訂正

命訓

通道通天以正人

樾謹按此當作道天以正人道猶通也法言問道篇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襄三十一年左傳不如小決使道荀子禮論篇道及士大夫杜預楊倞注竝曰道通也然則道天以正人猶云通天以正人疑古本亦有作通天以正人者傳寫者

誤合兩本爲一則曰道通天以正人於是文不成義後人又以道上加通字而爲通道通天矣下文云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道天有極則不威不威則不威正人無極則不信不信則不行皆以道天正人對舉正承此文而言可知此文當作道天以正人不當作通道通天以正人也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若作通道通天則先言道後言天近於老子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者恐非周初聖人之書所有之義也下文又曰夫天道三人道三是天有道人亦有道更可知此文之不以道與天與人對舉矣由後人不知道天卽爲通天因致此誤耳

人有常順 常訓

樾謹按順當讀爲訓古字通也其下文曰順在可變卽孔子有教無類之義下文又曰古者因民以順民亦言因民以訓民也若如本字讀之則順卽因也因民以順民文義複矣

上賢而不窮

注曰窮謂不肖之人

樾謹按不字疑下字之誤故孔注以窮爲不肖蓋謂上賢而下不肖也若是不字則上賢而不不肖文不可通孔氏必不作是解矣

夫民羣居而無選

注曰選行也

樾謹按詩猗嗟篇舞則選兮毛傳曰選齊也高誘注呂氏春

秋觀世篇淮南子精神篇竝曰齊等也然則羣居而無選猶言羣居而無等程典篇無政無選又曰選官以明訓凡言選者其義竝爲齊等史記平準書吏道益雜不選是不選有殺雜之義此言無選猶彼言不選矣孔訓選爲行未得其旨

大武劍勇 文酌

樾謹按劍武義不可通劍當讀爲驗言大武所以驗其勇也劍驗竝從僉聲故得通用墨子雜守篇守節出入使主節必疏書署其情令若其事而須其還報以劻驗之劻二字亦不可通益古本止作須其還報以劍之假劍爲驗劍之卽驗之也校者旁注驗字以明劍當爲驗因誤入正文古書往往有此王氏念孫讀書雜志以劍驗爲參驗之誤然參之與劍形聲絕遠無由致誤其說非也此文假劍爲驗正與彼同且以字義言之說文馬部驗馬名竝無徵驗義凡言徵驗者當作譣說文言部譣問也是其本字也然則驗亦假字安在驗可假而劍不可假乎

三取戚免梏四樂生身復

注曰戚近也免梏無患也

樾謹按大武篇四赦二取戚信復三人樂生身與此文大略相似疑各有誤字不可强通此文取戚當從大武篇作取威於義爲長梏猶攪也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曰梏羽羣李賢注曰字書梏從手卽古文攪字謂攪亂也然則取威免梏殆謂取足以示威而無攪亂之乎

服美義淫 羅匡

注曰淫過

樾謹按孔晁不釋義字謝氏墉曰凡義之所當爲者皆可過盛此謬說也義當讀爲儀周官肆師注曰古者書儀但爲義是其證也儀淫者威儀盛也故與服美竝舉詩有客篇既有淫威此言儀淫彼言淫威其旨相近

年饑則勤而不賓舉祭以薄

樾謹按賓舉二字傳寫誤倒當作年荒則勤而不舉賓祭以薄勤之言憂勤也僖二年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釋文曰勤慶氏音覲集韵去聲二十二稕勤渠吝切憂也春秋傳勤雨慶氏說此勤字當從慶讀勤而不舉言憂勤而不舉也周官

膳夫職曰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然則年饑則勤而不舉正合周官大荒不舉之義賓祭以薄言賓與祭皆從薄也上文曰成年穀足賓祭以盛又曰年儉穀不足賓祭以中盛可證此文舉祭以薄之誤

冬寒其衣服 武稱

注曰寒衣爲敗其絲麻

樾謹按冬寒其衣服義不可通孔注亦曲說也據大武篇四時一春違其農二夏食其穀三秋取其刈四冬凍其葆孔注曰凍葆謂發露其葆聚其文與此篇大略相同疑此文本作冬寒其旅史記天官書曰主葆旅事是旅與葆同義冬寒其

旅猶冬寒其稼也後漢書光武紀李賢注曰旅寄也不因播種而生故曰旅今字書作穭音呂古字通然則冬寒其旅亦就在田野者而言方與上文春違其農秋伐其穡夏取其麥三句一律若作冬寒其衣服則不類矣旅字古文作裘與衣字相似裘誤爲衣後人又加服字耳孔注但曰寒衣疑其所見本尚無服字也

爵位不謙

注曰謙損也

樾謹按謙之言絕也考工記輪人外不廉而內不挫鄭注曰廉絕也說文火部作爟曰火烯車網絕也引周禮曰烯牙外不爟蓋爟其本字其義爲火烯車網絕引申之則凡絕者皆謂之爟今周禮作廉乃其假字此文作謙亦其假字也爵位不謙言有爵位者不絕其爵位也說文水部溓一曰中絕小水也是從兼得聲之字每有絕義孟子稱周公兼夷狄兼亦絕也說詳孟子

童壯無輔 允文

樾謹按輔當讀爲怖怖輔並從甫聲故假輔爲怖也說文心部怖惶也從心甫聲或體作怖童壯無怖言無使惶懼也

五遠宅不薄 大武

注曰雖遠居皆厚之

樾謹按遠宅二字無義據大開武篇亦有五和其文曰一有天維國二有地維義三同好維樂四同惡維哀五遠方不爭

與此篇所言五和一有天無惡二有人無郤三同好相固四同惡相取五遠宅不薄大略相同疑遠宅亦當作遠方字之誤也觀孔晁遠居之解是其所據本已誤作宅矣

三哀一要不羸二喪人三擯厥親

注曰哀敵人之困窮如此要當爲惡　盧氏文弨曰所當哀者羸病者也失位者也六親不能收卹者也正文要不字譌注亦難曉梁處素云不羸當作不羸不足也下文必羸程榮本亦誤作必羸可知此字亦譌

樾謹按梁說是也惟要之義難解卽從孔注作惡義亦難通要疑粟字之誤粟不羸者穀不足也羅匡篇所謂年儉穀不足是也

四赦一勝人必羸二取威信復三人樂生身四赦民所惡

樾謹按以所列四事言之赦特其一事且居四者之末何得統目之曰四赦乎據文酌篇四教一守之以信二因親就年三取戚免梏四樂生身復其三其四與此文二三略同然則此文四赦疑亦當作四教教赦字形相似又涉四赦民所惡句適四赦二字相連因致此誤耳

因其耆老及其總害　大匡

樾謹按總字之義無解疑當作利利古文作秏總俗書作惣其上半相似因而致誤下文曰鄉問其利因謀其菑與此文正相應

樂不牆合

樾謹按牆合二字無義盧氏文弨曰牆合卽所謂宮縣然古書無以宮縣爲牆合者亦曲說也疑此文本作樂不合古人作樂必合之於廟詩有瞽篇序曰始作樂而合乎祖是也樂不合者不合樂也因涉下句牆屋有補無作之文而誤衍牆字耳

乃作程典以命三忠 程典

樾謹按三忠未知何義盧氏文弨訂爲三悳曰戰國策臣作悳古文也然一忠爲臣其義殊淺顏氏家訓言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歸更生爲蘇先人爲老偏滿經傳然則悳字亦其時所造無疑論語釋文於泰伯先進篇俱有悳字云古臣字錢氏大昕養新餘錄以不精小學議之是也盧說恐未足據且所謂三臣者果何指乎據大匡篇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孔注三吏三卿也疑此文三忠乃三吏之誤吏字闕壞後人遂妄改爲忠耳

德開開乃無患

樾謹按德開開文不成義疑德字上有愼德二字其原文蓋云思地愼制思制愼人思人愼德愼德德開開乃無患皆以四字爲句古人遇重文多省不書止於字下作二小畫傳寫誤奪之耳

土勸不極美美不害用

樾謹按二句不可解疑當作土物不極美不害與上句牛羊

不盡齒不屠相對成文物誤爲勸美字重出用字卽涉下句
用乃思愼而誤衍也害當讀爲割書大誥篇天降割于我家
釋文曰割馬本作害是害與割古字通用割猶刈也廣雅釋
詁割刈同訓斷然則土物不盡美不割猶言土物不盡美不
刈也文傳篇曰無伐不成材卽其義矣

商饋始于王 鄭保

樴謹按此當作饋始于商王羞言祀上帝之後而饋膰肉從
商王始也其下文云因饗諸侯重禮庶吏羞先商王次及諸
侯次及庶吏也今作商饋始于王則文不成義矣

不深乃權不重

樴謹按此當作不深不重乃權不重羞承上文深念之哉重
維之哉而言謂不深念之不重維之則其權不重也後人因
兩句皆有不重字疑爲衍文誤刪其一不知乃權不重之重
爲輕重之重不深不重之重爲重複之重字雖同而義則異
也且此兩句以重重二字爲韻下文曰從權乃慰不從乃饋
以慰饋二字爲韻竝四字一句今奪不重二字則句法參差
不齊而亦失其韻矣

利維生痛 文傚

樴謹按此文云民何嚮非利利維生痛痛維生樂樂維生禮
禮維生義義維生仁下文云何嚮非私私維生抗抗維生奪
奪維生亂亂維生亡亡維生死下文所生五者皆不美之事
則此文五者宜皆美事方相對成義而云利維生痛殊不可

曉疑痛字當讀作通痛與通聲近而義同故釋名釋疾病曰痛通也通在膚脈中也利維生通通維生樂者利則流通流通則無所鬱結故樂矣

土廣無守可襲伐土狹無食可圖竭 文傳

樾謹按圖竭二字義不相屬圖疑圖字之誤潛夫論實邊篇引周書曰土多人少莫出其材是謂虛土可襲伐也土少人衆民非其民可遣竭也遣亦當爲圖唐人書從辶之字或變作辶如匝作迊匝作迊陋作陋之類干祿字書可考圖變作遣因誤爲遣也彼所引雖與此不同然大旨相近可知此文之當作圖竭矣

天降寤于程程降因于商商今生葛葛右有周維王其明用開

和之言言孰敢不格 大開武

樾謹按程字不當疊降寤于程降因于商皆天之所降也若作程降因于商則義不可通矣葛字亦不當疊孔注曰商朝生葛是祐助周也可知所據本不疊葛字也言字亦不當疊孔注曰可否相濟曰和欲其開臣以和則忠告之言無不至也是孔讀維王其明用開和之爲句言孰敢不格爲句可知所據本不疊言字義未安此當以維王其明用開和之言正惟孔解開和句於義未安此當依孔注訂爲句孰敢不格爲句開和乃書名武儆篇曰丙辰出金枝郊寶開和細書

何畏非道何惡非是不敬殆哉

樾謹按是上有闕文當云何畏非道何惡非口是不敬殆哉
上文云何敬何好何惡時不敬殆哉此文之是不敬卽上文
之時不敬時猶是也尙書堯典篇惟時茂哉史記五帝紀作
維是勉哉皐陶謨篇咸若時夏本紀作皆若是竝其證也是
字連不敬讀則是上闕一字明矣

物周爲器 寶典

注曰周用之爲器

樾謹按經文當云物用爲器注文當云用 句 用之爲器今作
周者皆字之誤

一孝子畏哉乃不亂謀

樾謹按子乃孝字之誤鄭君注禮所謂壞字也當讀曰一孝

句孝畏哉乃不亂謀猶下文曰二悌悌乃知序悌下疊悌字
則孝下必當疊孝字矣又下文曰三慈惠慈知長幼亦有奪
誤當作三慈惠慈惠知長幼慈惠下疊慈惠字猶孝下疊孝
字悌下疊悌字也茲字卽慈之壞字亦猶子字卽孝之壞字
也傳寫奪誤而其迹幸尙可尋謝氏墉以茲爲衍文盧刻遂
刪去之而其迹泯矣亦見古書之未可輕改也

欲與無□則欲攻無庸以王不足 寤儆

樾謹按此三句本無闕文當以欲與無則爲句欲與無則欲
攻無庸以王不足每句皆四字言欲與之而無則欲攻之而
無庸以王則不足也下文周公之言曰奉若稽古維王克明
三德維則咸和遠人維庸正對此三句而言淺人不知無則

無庸相對成文而以則字屬下句因疑欲與無下尙有闕文乃加空圍以識之耳

教之以服 武穆

注曰教之以服先王法服也

樾謹按說文服從艮從𠬜𠬜事之制也故鄭石制字子服是服有法制之義教之以服服卽法也孔以法服釋之豈所教止在衣服乎失其旨矣

惟風行賄賄無成事 和寤

注曰人之歸惠如草應風如用賄則無成事

樾謹按下賄字乃則字之誤其原文蓋曰后降惠于民民罔不格惟風行賄則無成事故孔注云云是其所據本尙未誤

也王氏念孫讀書雜志謂行下當有草字而今本脫之此說非也注中草字乃孔氏增出以明風行之義非必正文有草字也大明武篇曰侵若風行與此義同王氏又謂賄無成事上更有脫文由不知下賄字乃則字之誤故耳賄與則左旁竝從貝因而致誤注中賄則連文卽本正文可據以訂正

王食無疆 武寤

樾謹按王當作玉所謂維辟玉食也古玉字王字竝三畫而連其中故易致混又涉下句王不食言而誤此篇文皆用韵以四字爲句多頌美之詞玉食無疆義亦然也

泰顚閎天皆執輕呂以奏王王入卽位于社太卒之左 克殷

注曰執王輕呂當門奏太卒屯兵以衞也

樾謹按此文本作秦顯閼天皆執輕呂以奏王太卒王入卽位于社之左故孔注如此蓋其所據本未誤也書堯典敷奏以言枚氏傳曰奏進也奏王太卒者言進王之太卒以衛王也孔注加當門二字正明奏字之義王入卽位于社之左言王位在社左也後人誤讀皆執輕呂以奏王爲句謂與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王相對成文因移太卒字於社字之下而不知夾王可通奏王不可通且下句王入卽位于社太卒之左社太卒連文更不成義矣

大匡封攝外用和大大匡

注曰和平大國

樾謹按此二句文義難明據下文曰中匡用均勞故禮新小匡用惠施舍靜衆疑此文本作大匡用和大封攝外乃與下二句一律大匡用和猶中匡用均小匡用惠也大封攝外者儀禮士冠禮鄭注曰攝猶整也言大封諸侯以整攝畿外之地也傳寫者奪用和大三字而誤補之封攝外之下其義遂不可通矣孔注亦曲爲之說於義不了也

傾九戒 文政

注曰順此戒也

樾謹按傾字之義難明當依注文作順順與傾形似而誤耳注文亦有奪字當云順順此戒也猶上文濟九醜句注曰濟謂濟其醜以好也皆先舉經字而釋之注奪一順字而其義遂晦矣而莫能是正矣

思義醜口

樾謹按大匡篇曰思義醜貪疑此文所闕亦貪字也

五民之利

樾謹按民之利三字於義未足疑民上闕一字五口民之利與下文七祇民之死九足民之財一律

示有危傾

樾謹按示當爲亓古其字也古其字或作亓玉篇其下更出亓字曰古文是也又或作亓集韵其古作亓是也此文亓字當讀爲基詩昊天有成命篇夙夜基命宥密禮記孔子閒居篇引作夙夜其命宥密是其與基古通用此蓋假其爲基而又從古文作亓也亓有危傾言其基有危傾之勢不可不戒

故爲九戒之一也學者少見亓字因改爲亓耳

充虛爲害

注曰陰陽姦謂之充國無人謂之虛也

樾謹按孔解充字非也荀子儒效篇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楊倞注曰充實也是充與虛正相對大聚篇曰般政總總若風草有所積有所虛和此如何孔注曰有積有虛言不平也可證此篇充虛爲害之義

立勤人以職孤立正長以順幼 大聚

樾謹按此當作立正長以勤人立職孤以順幼蓋立正長所以勤民事而立職孤所以使幼者得遂其生也正長也職孤也皆其名也勤人也順幼也皆其事也立職孤以順幼與下

句立職喪以劒死文法正同管子治齊凡國都有掌孤孤幼不能自生者屬之此卽立職孤以順幼之事掌孤猶職孤也蓋成周之遺制矣今作立勤人以職孤立正長以順幼則義不可通猶上句畜百草以備五味誤作畜五味以備百草竝傳寫者倒其文也王氏念孫已訂正百草句惜未及此

教芧與樹藝

樾謹按此當作教與樹藝與猶以也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教與樹藝卽教以樹藝也古與予通用疑古本假予爲與作教予樹藝後人據別本作與者訂正遂竝存予與二字因又誤予爲芧耳管子地員篇其草宜芧茅今本作其草宜黍稌與芧蓋誤芧爲與而因加黍稌二字不知黍稌已見上文且非草也辨見諸子平議彼誤芧作與此誤與作芧正可互證

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維予沖子綏文世俘

樾謹按文下當有闕文據下文用小牲羊犬豕于百神水土于誓社曰惟予沖子綏文考然則此文亦當作綏文考明矣朱氏右曾集訓曰文文德也勝殷遏劉庶自此可綏天下以文德也此曲爲之說與下文不合

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

注曰眾人告武王焚玉四千也

樾謹按告焚二字當在四千之下其文曰時甲子夕商王紂

取天智玉琰五環身厚以自焚凡厥有庶玉四千告焚五日
武王乃俾千人求之四千庶玉則銷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銷
蓋庶玉二字連文此云凡厥有庶玉四千故下云四千庶玉
則銷兩文相應告焚二字自爲句既告焚之五日武王乃使
人求之所謂告焚者以商王紂自焚告非以焚玉告也若如
孔注則豈有不告紂之自焚而專告玉焚者乎卽以玉論天
智玉爲重而庶玉則輕矣又豈有不以天智玉五告而顧以
庶玉四千告者乎揆之事理皆不可通蓋由傳寫者誤移告
焚二字於玉四千之上孔氏不能訂正故失其解耳

昏憂天下 商誓

樾謹按昏憂連文義不可通憂當作擾擾字隸變作擾闕其

左旁則爲憂矣昭十四年左傳注曰昏亂也襄四年傳注曰
擾亂也是昏擾同義昏擾天下言亂天下也

官庶則荷荷至乃辛 五權

樾謹按荷字當讀爲苛古字通也辛字無解且於韵亦不協
疑辛字之誤說文辛部辜所以驚人也一曰俗語以盜不止
爲辜煩苛之至民必驚擾此與前說合老子曰法令滋章盜
賊多有則與後說亦合且與上文韵亦相協辜字隸變作幸
凡執字報字左旁今皆爲幸是其證也幸與辛相似因而致
誤耳

人庶則匱匱乃匿

樾謹按匿當讀爲慝言人衆則必匱乏匱乏則必競爲姦慝

矣古匿與慝同聲而通用尚書大傳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漢書五行志作仄慝是其證也說文無慝字古字止作匿耳

周公格左閎門會羣門皇門

樾謹按尚書堯典闢四門詩緇衣篇正義引鄭注曰卿士之職使爲己出政教於天下四門者卿士之私朝在國門後世東門襄仲桐門右師取法於古也又周官大司馬職帥以門名鄭注曰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然則此篇所云會羣門者言會集衆卿士也序云周公會羣臣于閎門經作羣門序作羣臣並不相背玉海九千二百六十九兩引此經竝作會羣臣失之矣

作會羣臣則後人不達門字之義而據序以改經也篇內云乃維其有大門宗子勢臣罔不茂揚肅德可證門字之非誤

朱氏右曾本從玉海作會羣臣失之矣

以家相厥室弗卹王國王家維德是用

注曰言勢人以大夫私家不憂王家之用德

樾謹按祭公篇曰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卹其外尚皆以時中乂萬國文義與此略同疑此文厥室上亦當有亂字而今本脫之弗卹二字屬上句讀以家相亂厥室弗卹猶云以家相亂王室而莫卹其外也王國王家維德是用猶云尚皆以時中乂萬國也孔注以弗卹屬下讀失之

又五日土潤溽暑 詩訓

樾謹按暑字衍文也此當云又五日土潤溽下文土潤不溽暑當作土不潤溽說詳禮記月令篇

將帥不和

樾謹按上文云鶡旦猶鳴國有謁言下文云荔挺不生卿士專權言與權爲韵此云虎不始交將帥不和和字不入韵疑必有誤古本當作將帥不讙讙與歡古通用禮記樂記篇鼓鼙之聲讙鄭注曰讙或爲歡將帥不讙卽將帥不歡也一切經音義卷十二曰讙古文作叩此文讙字疑從古文作叩因誤爲和耳

純行不二曰定 謚法

樾謹按此本作純行不忒曰定古書忒字或以貳字爲之尚書洪範篇衍忒史記宋微子世家作衍貳是其證也貳譌作貳後人因改爲二矣史記正義引此文作純行不爽曰定爾雅釋言曰爽忒也是不忒與不爽同義後漢書蔡邕傳注又作純行不差曰定周易豫卦象傳鄭注曰忒差也是不忒與不差亦同義若如今本作不二則與不爽不差之義絕遠矣

禮記緇衣篇引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釋文曰不忒他得反本或作貳盍亦假貳爲忒因誤貳爲貳也此文又改貳作二學者益無從訂正矣

柔質受諫曰慧

樾謹按盧校曰慧舊作惠當從之慧惠古通用字論語衞靈公篇好行小慧鄭注曰魯讀慧爲惠是其證也此句與上文

柔質慈民曰惠愛民好與曰惠本爲一條葢柔質慈民謂之惠愛民好與則就慈民而推言之柔質受諫則就柔質而推言之以見有其一節者亦得謚之曰惠也因其字假作慧後人遂分爲兩謚恐非其舊

就會也

樾謹按就與集一聲之轉詩小旻篇是用不集韓詩作是用不就毛傳亦曰集就也是就與集聲近義通爾雅釋言集會也此云就會也葢卽讀就爲集故訓會耳

四塞九采之國 明堂

樾謹按采乃采字之誤采讀爲蕃葢蕃省作番番又省作釆也九蕃之國卽周禮所謂九州之外謂之蕃國說詳禮記明

堂位篇

二曰方與之言以觀其志志殷以淵 官人

樾謹按方與之言以觀其志八字當在上文以觀其備之下原文葢曰復徵其言以觀其精曲省其行以觀其備方與之言以觀其志此之謂觀誠三句相對成文皆觀誠之事也今誤在二曰之下則不類矣志殷以淵四字上當有其字其志殷以淵與下文其氣寬以柔其色儉而不諂亦三句相對成文今奪其字則又不類矣

愚依人也

樾謹按依字義不可通疑是狀字之誤狀乃古旅字說文曰古文以爲魯衞之魯然則愚狀猶愚魯也狀誤作衣因誤作

依矣武稱篇冬寒其衣服衣亦狀字之誤說已見前此文又加人旁作依學者益無從是正矣

歐人蟬蛇蟬蛇順食之美王會

注曰東越歐人也比交州蛇特多爲上珍也

樾謹按蟬卽鱓之假字一切經音義卷十六引訓纂曰鱓蛇魚也山海經郭注曰鱓魚如蛇益以其似蛇而得蛇名實非蛇也孔氏竟以蛇釋之謬矣又按此當於順字絕句順讀爲馴易坤象傳馴致其道九家注曰馴猶順也是馴與順音近而義通蟬蛇順者言其性馴善也雖有蛇名而實非蛇故曰馴明其與蛇異也下乃曰食之美朱氏右曾集訓讀順食之爲句釋曰順謂縱切之斯大誤矣

姑妹珍

注曰姑妹國後屬越

樾謹按盧氏文弨以姑妹爲卽姑蔑是也至珍字當爲一物而說者皆未詳今按乃珧字之誤珧字篆書作㺅與珍相似因而致誤爾雅釋魚蜃小者珧山海經東山經其中多蜃珧是珧與蜃同類此云姑妹珧下句云具區文蜃正以類相從矣

茲白者若白馬鋸牙食虎豹

樾謹按若白馬當作若馬此言獸形如馬非必白馬乃相似也孔注曰茲白一名駮今考諸書言駮者爾雅釋獸曰駮如馬倨牙食虎豹詩晨風篇毛傳文與爾雅同說文馬部曰駮

獸如馬倨牙食虎豹其文蓋卽本此而皆言如馬不言如白
馬然則白爲衍文無疑矣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李善注引
此文曰茲白者若馬馬上正無白字可據以訂正
都郭生生欺羽
注曰都郭北狄生生獸名
樾謹按欺羽似卽爲一物然下文止曰生生若黃狗人面能
言不及欺羽未詳其義疑欺羽二字當在下文奇幹善芳之
上其文曰欺羽奇幹善芳奇幹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
不昧蓋欺羽爲國名奇幹善芳爲鳥名文選王元長曲水詩
序曰文鉞碧砮之琛奇幹善芳之賦紈牛露犬之玩乘黃茲
白之駟紈牛露犬乘黃茲白竝出此篇皆爲所貢之物然則
奇幹善芳亦當爲物名不得以奇幹爲國名矣若以奇幹爲
國名則當云白民乘黃義渠茲白方與奇幹善芳一律也山
海經西山經曰翼望之山有鳥焉名曰鵸鵌服之令人不厭
注引周書曰獻芳不昧然則郭所見周書當作奇餘獻芳故
引以爲鵸鵌之證欺羽之國或卽所謂翼望欺觀奇幹之或
爲奇餘而郭氏且引以證山海經之鵸鵌則奇幹之非國名
益信蓋由欺羽二字誤入上文讀者遂以奇幹爲國名國名
不當複舉乃於下句刪去奇幹二字耳孔晁於此文不釋欺
羽之義是所據本未誤下注當云欺羽亦北狄奇幹善芳鳥
名今作奇幹亦北狄善芳鳥名此後人所改非其舊也郭璞
引周書注山海經當云奇餘獻芳不昧今作獻芳不昧亦後

人刪之非其舊也若無奇餘二字則與山海經之鵸鵌何涉
郭氏乃泛引之乎

蠻楊之翟

注曰楊州之蠻貢翟鳥

王氏念孫曰蠻楊本作楊蠻故孔注曰楊州之蠻貢翟鳥今本楊蠻二字倒轉則義不可通

樾謹按王說是也而未盡也此篇之例皆於國名之下卽繫以所貢之物如穫愼大塵穢人前兒貟夷在子之類皆是也又或加以字如會稽以鼈義渠以茲白之類從未有於國名下加之字以足句者此云楊蠻之翟與通篇句法不倫疑本作楊之蠻翟故孔注曰楊州之蠻貢翟鳥也

離丘漆齒

樾謹按文選曲水詩序李善注引此文作離身染齒且引爾雅北方有比肩人爲證疑周書原文作離軀軀卽身也因軀字俗書作躰玉篇身部軀下有躰字曰同上俗是也躰字闕壞止存右旁遂作離丘矣李善所見本作離身葢傳寫之異文猶漆齒之作染齒也或竟從選注改丘爲身失之矣

朕皇祖文王烈祖武王度下國作陳周 祭公

樾謹按作陳周三字義不可曉孔氏無注朱氏右曾集訓曰制作陳布周密則失之迂曲矣今按作者始也詩駉篇毛傳曰作始也是其義也陳與甸通信南山篇維禹甸之周禮稍人注引作維禹陳之陳卽陳也作陳周者始甸周也國語周

語曰邦內甸服說文田部甸天子五百里地此言文王武王規度下國始定成周之地以爲甸服也讀者不知陳爲甸之假字故不得其解耳陳與甸古同聲甸之爲陳猶齊陳氏之爲田氏

維天貞文王之董用威伐崇黎也

注曰貞正也董之用威故孔注曰董之用威伐崇黎也今本董之二字誤倒當據注乙正孔解貞字之義未得貞當訓定釋名釋言語曰貞定也文王之時天命已定矣故曰貞

既畢丕乃有利宗丕維文王由之

注曰既終之則有利于宗皆由文武之德也

樾謹按丕維文王由之本作丕維文武由之故注曰皆由文武之德若如今本則注不當增出武字矣上文曰以予小于揚文武大勳又曰自三公上下辟于文武文武之子孫大開方封于下土竝以文武連文此亦當然宜據注訂正

賞罰無位 史記

樾謹按位與立古字通無猶不也說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賞罰無位卽賞罰不立也

奉孤而專命者謀主必畏其威而疑其前事

注曰謀主謂孤長大也前事謂專命

樾謹按謀主二字不可曉疑當作其主言其主必畏而疑之也其誤作某又誤作謀耳周書序曰穆王因祭祖不豫詢某

守位作祭公詢某卽詢謀或古本周書謀字多省作某後人
緊加言旁遂幷此文其誤作某者一律加之而爲謀主矣注
中謀主亦其主之誤孔意益以經文所謂其主者乃就其孤
長大之日言之故曰其主謂孤長大也若如今本作謀主則
孤長大之後何以謂之謀主乎

文武不行者亡

樾謹按文字衍文也其下曰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脩
武士無位云云是西夏之亡以武不行非以文不行也武不
行者亡與上文武不止者亡義正相對阪泉氏用兵無已而
亡謂之武不止然則西夏性仁非兵而亡當謂之武不行矣
今衍文字義不可通

其川涇納職方

樾謹按周官職方氏作涇汭然汭非水名說文水部汭水相
入也竝無水名之訓尚書之嬀汭渭汭洛汭左傳之漢汭渭
汭雒汭滑汭豫章之汭無作水名解者惟職方氏涇汭爲水
名卽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汧縣之芮也益既非本義故亦無
定字周禮作汭漢書作芮此經作納皆從內聲之字也說文
於湛篆下曰沒也又云一曰湛水豫州侵益既著其本義又
著其別義水部諸篆如此者多矣而汭篆下竝無一曰汭水
雍州川之文疑許君所見周官未必作汭也盧本據周官訂
正作涇汭恐轉非古書之舊下文河內曰冀州其侵汾露亦
與周官作汾潞不同盧謂露潞古通用露可爲潞安在納不

可爲洒乎

遠人來矚視道如咫 太子晉

樾謹按矚讀爲觀下文曰國誠甯矣遠人來觀卽其證也

應事則易成 王佩

樾謹按此篇自王者所佩在德德在利民民在順上至危亡在不知時凡二十九句皆有在字獨此句作則字與上下文不一律疑當作應事在易成易之言速也史記天官書塡星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徐廣曰易猶輕速也漢書天文志大白所居久其國利易其鄉凶蘇林曰易疾過也是易有疾速之義故與久爲對文事機之來閒不容髮故曰應事在易成易成猶速成也後人不解易字之義而以難易之易解之則在字之義不可通因改爲則字矣

謀成在周長

注曰周忠信也

樾謹按周長二字義不可通注以忠信爲解要亦曲說也周疑用字之誤謀成在用長言在擇其長者而用之

朕則名汝 周祝

注曰名汝善惡也

樾謹按名猶命也孟子公孫丑篇其閒必有名世者漢書劉向傳引傳曰聖人不出其閒必有命世者三國志荀攸傳注引傳子曰孟子稱五百年而有王者興其閒必有命世者蓋命與名古通用廣雅釋詁曰命名也然則名亦猶命也朕

則名汝者朕則命汝也御覽引韓詩傳曰古者必有命民有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然後敢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車又潛夫論浮侈篇曰古者必有命民然後乃得衣繡綵而乘車馬是古有命民之事故曰朕則命汝也孔注未得其義

食器無迺膏戾屑戾 器服

樾謹按王氏念孫以迺爲匘字之誤當從之匘匘者二器也膏戾屑戾者器中所實也戾讀爲餭說文食部餭乾食也膏餭蓋和之以脂膏屑餭蓋雜之以蓋桂之屑儀禮既夕篇注曰屑薑桂之屑是也文選思元賦曰屑瑤蘂以爲餭兮此屑餭二字之證作戾者假字也朱氏右曾以迺膏戾屑爲句以下戾字屬下句讀失之

商謀啟平周周人將興師以承之作酆謀 周書序

樾謹按商謀啟平周義不可曉疑當作商啟謀乎周大開小開序曰文啟謀乎後嗣與此文法正同啟猶發也啟謀也者猶禮記內則篇所云出謀發慮也文王之謀後嗣與商之謀周其爲謀也不同然其啟謀則一也啟謀二字誤倒而乎字又誤乎乃失其義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六十八終

長沙王　賓
善化劉　澤　校